

南州書樓藏書	
徐一校整理	
編列	手 號
13780	



977541

027213

13780

文史通義
識語三卷



丁卯仲春月成
都志古堂刊板

1A8V19

977541

文史通義識語敘

先師章君宏識探源明統通類披雲見天以史御子由合見分
通義百餘會宗統元體同諸子討賈纂艱徒玩雋語得偏失全
儕諸二劉憤買珠還新派舊派今文古文譽之不受毀之多冤
君東我西先後百年不得及門讀書知言口沫手胼千周彬彬
縱橫上下尊我於前述造紛綸罔非引申既竭吾才復贊斯編
擬之解老未能成篇駁易絕少非同鄭箋事證其缺義發其端
敬告學者未熟勿論凡內篇識語爲第一卷外篇識語爲第二
卷別撰提要辨惑別嫌較新四篇并傳略遺書目錄爲第三卷
章君歿後百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冬月雙流劉咸炘寫定

今所据乃通行本先生崇論不盡于通義而此通行本又非通

文史通義識語

敘

義之全然先生自言性命之文盡于通義一書

跋戊申秋課

而遺書

繁重學者不能皆讀經要之言亦已略具于此矣

通義爲何等書先生嘗自言之與陳鑑亭論學書曰文史通義
專爲著作之林校讐得失與嚴冬友侍讀書曰上探班劉湖源
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石寶品藻流別爲文史通義一書按
此猶舉其迹耳道器公私圓通之識固不可驟言也世之讀通
義乃并此外迹亦未通貫先生丙辰劄記有云文史通義多警
策動人清言雋辨閒涉詼諧嘲笑江湖遊客藉爲談鋒科舉之
士用資策料此當時之狀也今則又加以割裂附會矣故撰提
要一篇重警讀者

文史通義識語卷上

雙流 劉咸忻 鑑泉著

內篇

易教上

先生之學以校讐爲本宗劉氏父子大要不過以六藝統諸子六藝記實事諸子說虛理史卽經之流集乃子之流此一義也記實者在先說虛者在後古學在官後變師授此又一義也由此而推則以合統分以公統私乃先生之大識通義全書以三教篇爲綱三篇又以此篇首三句爲綱必明上述二義乃可明此三言譽先生者徒取書中論史論文之語毀先生者展卷卽懷疑皆不通觀而輕生議論者也吾已撰言

文史通義識語卷上

卷上

一

學本官二篇及認經論引申其說茲復略釋其易啟疑誤者通義一書非專論史法如史通文心之儕也書本通論四部乃舍經子集而但言史又加文于史上者蓋謂凡書皆文文之原則史後世論文史逐末異而忘本同故名之曰通義通卽知類之義類辨而統立是先生學說之大凡也六經皆史 此史字只是記實事之稱非僅指紀傳編年說文曰史記事者也文字起於象形指事

古人不著書 此著書專指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

以明道者說詳於詩教上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 說詳經解中篇之首非謂離事而言理爲非也論文史之源流其初固無離事而言理者耳孔子

作春秋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此卽此句注腳先生論道主散著論教
主卽身示法卽以此義爲概

知來藏往 此句是史之要義太史公述其作書之義曰述往
事思來者述往卽藏往思來卽知來

易之爲史此篇但以治歷明時爲說猶未明確姑以鄙見申
之易陳宇宙之大理六爻卽時間之變化與史實同凡事以
時變易順其時而推其變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從數之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橫數之窮則變變則通永終知弊益有年所
未編者矣事不可徧舉故以虛理該之書春秋所著乃已現
之事易則無論已現未現皆著之故曰包舉政教典章之所
不及然不容言其義而必假之于象風雲山澤牛馬雞狗龍
血鬼車之怪帝乙高宗箕子之顯非所謂未嘗離事而言理
者耶

六經不可擬 後世史部皆承經之體但不得云擬經

論語之體非不可沿中說出門人記錄甚合不可非也畏先
聖豈遂不當沿其文體耶揚雄則非門人記而自爲之斯妄
效捧心矣若擬易則誠不當既不爲筮占之書而徒襲面目
以取異使取其粹義自爲一子何至取憎哉焦氏易林自是
當時占書唐宋人猶用以占驗固不與太玄同論

易教中

此專說易爲治歷改制以明其爲政典說頗拘狹全書中如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二

XXXXX

此類者皆不可固執但無關大義不得以枝葉而棄根本不敢造憲 私家又何嘗不可造歷先生於官私一義往往論之過泥

易教下 易之象也 至斯可矣 變化謹嚴卽虛實之分爲知類之第一

義

劉融齋藝文多與通義妙合其賦概曰實事求是因寄所託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實事求是卽謹嚴而不可假借者也因寄所託卽變化而不可方物者也推六藝以論一切文字斯二者爲大綱

道體之將形而未著者也 此卽吾于上篇所謂未現之事該

文只通義識語 卷上

以虛理者也

舉象以該六藝非徧於因寄所託也事物之著於文皆象也文莫古於書書首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象也欽明文思明日月之象也文交文之象也字有引伸假借而後文之用備引伸假借何非象耶但書之五行春秋之災祥非與易象詩比興禮文物同例耳此乃用象彼乃記事也後來讀先生書者往往誤學此種推類之法以至於牽滯

方密之通雅詩說曰周易大譬喻也又攷古通說引學易齋稿曰世以莊列爲寓言而寓實始於易龍狐牛馬杞莧稊茹皆象教引觸不作譬況者也 此說爲實齋之先覺以象教證易象今人章炳麟以爲取證甚膚夫以地獄爲人

心營構之象深合佛理安得謂膚謂佛出於易則誠膚耳
易以天道至協天道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
顯明于慎行穀山筆麈曰見卽中庸莫見乎隱之見此解最
確

書教上

此三篇是論史大綱記注主官守之法撰述貴私家之識先
生視六經爲虛實合一故論史亦主史子合一合一者寓理
於事也讀先生書者多不明此遂以先生儕於章炳麟而大
毀之矣論掌故極方論意旨極圓先生之所以獨立者在此
吾淺書已詳申之

詳略去取至經世也 此卽所謂疏通通知遠太史公曰通古今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四

之變班孟堅稱史公曰大略孔明卽此義

先生謂擬書爲妄而又歎書教之絕益貴承其體而賤擬其
形故其論文皆鄙摹仿而重源流

讀此篇乃知孔穎達強分書爲十體之非如其說將禹貢爲
貞體乎洪範爲範體乎

以尙書爲紀言大抵漢以後之說劉子玄持之尤堅浦氏史
通通釋已具錄馬王諸說而致疑辭按劉向謂周書爲誥誓
號令謂多其文耳班固曰上古之號令又曰言爲尙書謂言
歸尙書耳非謂書專以紀言爲體也或曰八代論文皆以詔
令原于書今謂書非紀言則何原乎曰此以書中多詔命舉
以爲原耳非謂書專紀言也顏之推曰詔命策檄生於書序

述記議生于易歌詠賦頌生于詩祭祀哀誄生于禮書奏箴銘體耶
銘生于春秋禮豈祭祀哀誄體春秋豈書奏箴銘體耶

班馬之書分篇不拘其人其事皆互見全書全書如一篇皆
春秋之法而有尙書之意者也刪潤典謨取禹貢洪範特舉
其顯者言之耳若以辭害意而謂尙書專爲書志之祖則非
通義之旨矣

書教中

此篇謂記言非書之正體後世託之者非也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 隋書經籍志所取雜史非紀傳編年
者皆書之流裔也後世目錄家不知故妄增門類

書固出於依託二句 此論諸子之總旨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五

論邊周書最確攷據家概以爲孔子之餘並其悖理者而亦
信之謬也莊葆琛載籍足徵錄所條別與此說合

安有記言之書哉 按古人養老悖史書其言今傳之國語亦
似記言先生似未詳考但終是言事合一非純言亦止如馬
班之載文耳

馬班不列文苑傳而楊馬諸傳乃眞文苑也後世雖有文苑
傳實無文苑傳也此與儒林之不詳授受同爲後世之陋

詔令奏議四庫提要已入史部

書教下

此篇乃論書之正體在因事命篇圓而神馬班所存者是也
馬圓而神而變爲紀傳以濟編年之窮又方以智也班方以

智而中有因事命篇之意不失其爲圓而神也不然徒視馬爲天馬行空則史法裂矣徒視班爲規矩之至則史識陋矣尙書左氏與馬不同人所易知馬與班不同則人所難知馬書自黃帝以來迄於麟止折衷六藝故于六藝所有者則略之取足明義例而已班書限於一代故可詳備其類例其裁取馬文皆以就已之繩墨吾于二書知意詳論之矣後世動以疏略譏馬而以贍密推班馬不受毀班亦不受譽自宋以來論馬班異同者大抵盲說也

馬書初變編年之傳爲分篇之傳而一氣卷舒多因事附見未嚴類例故曰去左氏近得尙書之遺不甚拘拘於題目故傳少而事該亦不多列彙傳後史之病第一在預立彙傳之

文見道義識語

卷二

六

類目

伯夷列傳爲七十篇之序例 此語前人已言而終未能指實者先生亦未了了吾別有詳疏

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 論語孟子之名篇亦如關雎鹿鳴史公之書所以有諸子之遺意此圓神之易見者乃近有妄人謂史記名姓標題皆春秋義例而穿鑿說之亦徒勞矣

子貢本貨殖家貨殖豈辱子貢後世紛紛妄說吾已具駁之不知古人至之變通 三句說盡劉氏史通病根

凡史皆有識而後可傳故史須有子意此乃先生論史之大旨吾已詳說于淺書此不贅

史文曲屈云云 此數句卽全篇大旨

洪孟慈輯世本謂已具紀傳表志之體非也已駁於史目論
實齋同志莫如邵二雲二雲史學言論不少概見所撰南都
事略未傳一手重編舊五代史而刊行之本不注每條出處
匠心無由攷見四庫全書正史類提要稿尙存於文集刊行
本多所刪削

詩教上

此三篇是論文大綱論子集大綱分六藝爲兩類一虛而文
一實而質卽易教篇謹嚴變化之說後來一切文體文法文
派皆本此吾言學篇已詳申

所舉諸子本於六藝不過言其概略未可泥執書不止於五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七

行鄒衍非出于書關尹是僞書

曾文正分文爲三類一著述二記載三告語甚明醒而以論
辯辭賦同入著述卽諸子兼用縱橫之義

後世之文罕能合於易書禮春秋之教稱爲文士者不過抒
其小慧於辭章或逞其小慧爲論辯皆不能出詩教諸子之
範圍于此見詩教之廣亦見詩教之濫東坡常言每日胸中
發少許議論便可成書著書之易如此使以易書禮春秋之
教繩之彼將緘口不敢言矣特推論之

昭明文選不取經義傳記其收論辯亦惟取沈思翰藁者又
以賦詩居首彼誠知文章之源流旣謂之文選固在詩賦一
略中也後世譏爲失體皆妄說耳吾有文選序說詳論之

京師諸賦以下皆可以燁燁譎詭四字該之

連珠之所肇也 楊升菴曰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

珠二十二篇韓子卽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

解謂之連珠據此則文章緣起謂始於揚雄非也按韓非子

書無連珠乃儲說也升菴記憶未詳緣起乃僞書雕龍亦謂

始於揚雄則謂其體始成耳

夫子未嘗著述也 老子爲史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授仲

尼亦不聞有書晚乃應人之求說五千言耳

詩教下

後世竹帛之功

至

勝於文字

此史家攷古家文字學家所公

證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八

此所謂禮樂乃實用與虛理之代詞舉禮以該書與春秋舉

樂以該詩易略舉之若管子之屬於禮屈子之屬於樂其著

者也

專門子術之書絕 唐以來不過十數家

不過自抒其情志 論文主情是浙東緒言

此段但論諸子文集可推以概論言行孔子以六藝爲教惟

言學詩學禮禮以正行詩以正言諸子興而詩禮之教壞此

與原道篇相通

凡先生論文體皆以其原理本質此迥異他人處讀先生書

者若泥形體則不能通

占繇之書用韵易林本於易字書用韵急就本於倉頡凡將

素問已有七字韵言是黃庭參同之祖

昭明類四子講德論于五等六代李申者謂聖主得賢臣頌非頌體皆泥於形貌二人深通文體猶有此失况諸淺陋者哉

不歌而誦

此謂但可誦讀而不能入樂也劉融齋曰楚詞惜

誦無歌調九歌無誦調歌誦之體於斯可辨此語有見

大啟疆宇

劉氏分六藝諸子詩賦三略六藝爲主而諸子爲

其支分乃又有詩賦一略者卽所謂大啟疆宇也後世囿於四部多不知其意

猶有諸子之遺意

劉融齋論賦以言志爲準有云古人一生

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九

讀其賦者卽知其人也

古書篇篇單行一篇卽可以傳亦如詩三百篇非必哀然成集而後可以爲文人也

符命一類當依李申者駢體文鈔名之爲雜颺頌以收不名爲賦及非四言體之頌

遷書自序所謂作實本於書序淮南法言潛夫論皆用其體遠出易之序卦若依昭明則法言潛夫論所謂撰某篇第一

某篇第二又當別名爲子撰贊矣顏師古已駁稱述贊之誤呂氏春秋乃顯標論名荀子禮論樂論猶是一篇之目非竟

有論之一體也况過秦哉

昭明之撰典論乃以其論文故破例收之亦猶收毛詩尙書

兩序皆非沈思翰藻之例也先生此論特欲示子集之不可混耳

經解上

經爲大綱常法括略之稱傳爲緯則細目引申之稱此先生之大旨須明此義乃可讀此篇否則迷眩

因傳而有經之名 是謂傳之名先於經矣此語未安

乃尊 六藝而奉之爲經 當本是經名非後人尊號

龔定菴六經正名暗用此篇言之尤暢

臧氏經義雜記曰漢置諸子傳記博士諸子謂孟子也傳謂論語孝經也記謂爾雅也書序正義曰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雲與其太師册書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十

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違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

經解中

墨翟之書至而稱經矣 莊子所稱誦墨經卽指經篇此誤

劉班著錄初不稱經 七略有老子鄰氏經傳此失考其稱經

傳亦管韓書之例

經綸經紀之經與六經之經小異而實同

此三篇乃欲明經之尊知此乃可論文體而讀七略耳經傳既分自漢以上文體乃可得而論矣

河汾六籍乃承經之體非擬其文不可概斥也選詩以繼三百篇與馬班之紹春秋無異元經自是編年書亦何異乎漢

絕但禮樂不可紹耳蓋政典不可私爲而史固不必出於官也當分別言之先生詆爲奴婢而以與補者並稱是不免於苛而自舛矣

原道上

此明道乃自然故著之天則非聖人特爲之宗旨似怪實精似狹實宏雖止似掌故之談實深得共由之義此卽事不離理之說所謂事者統該人倫日用先生雖止言政事當推大之惟其論道如此故論學主躬行官守論文主史本子支先生之學全在論器此之原道乃其原器之本
三人居室而道形矣 王穀隱復先生書曰於此一語尙有未能融徹者夫男女居室孟子以爲人之大倫而中庸言道造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十一

端夫婦今言三人居室已近不辭若以居室作居處解則三人二字亦無著落蓋一必生二二乃生三一卽未形二已漸著斷無舍偶而言參之道擬改有彼我而道形矣後夫道自行于三人居室擬改夫道起於彼我什伍按王氏未識先生之意先生所謂道乃指成務必一君二臣乃形耳

人生有道至分任者矣 王氏復書曰朝暮啟閉饗飧取給二語亦未該括擬改人之生也雖睢盱不自知有道也既有彼我則日用飲食之事必有分任者矣

當然生於所以然論亦甚精可謂由器而見道

孟子言孔集大成是言氣質天德此言周公集大成是言制作王道分別自無疑惜先生言之未明

學周公而已 先生專論器與制作故止言學周公孔子實學
老子卽在下而明之首

卽身示法因事立教 此八字最精吾已申其說於一事論黃

原道中

梨洲已發此論是先生所從出

見一端者不得謂之無見執一端而謂已見全體則道裂此
論諸子之本先生大識在以合統分本於莊子天下篇

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 此質性篇所由作直達本原由

此推求乃見先生真識史德篇亦及此

道因人而異名道德爲人所有則非天地人神所共由矣

原道下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強薏叔佩雅堂書目序 儒家類曰異哉書之有儒家之名古

未始有也古學出於一六藝簡策所傳莫非儒書蓋甚矣非

儒者之多而後有是名也此語極當可以證此

先生之言九流非以儒儕於諸流今之誤推先生之說者遂

若孔子與申商楊墨各爲一家之祖誤矣

獨見天地是專門之精不可無也因謂人莫我上則門戶水

火之根矣此卽莊子秋水篇之義

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 此二語是先生論文之大

義由我者眞知眞情也其根本在氣質詳史德文德質性諸

篇非由我者切時切事也其根本在風氣詳原學下說林古

文十弊第五

事溯已往二句 于慎行曰知來悟性也藏往記性也

述事而理以昭二句 史主事而御以理子主理而證以事子

史合一

此三篇發明道不離事聖不立名今文家務以特異尊孔子以玄微神孔子反排詆先生不知乃先生之所斥也此論全根述而不作句句可排也二雲琥珀兩評皆未得大義

原學上

此三篇即從上三篇而推

原學中

知行合一說本陽明

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 二語至精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解七略一節是先生入手處

學不可區爲品詣之名乃天無二道之理論語開卷學而時習之此何學也便當認明陳蘭甫解之曰學乃讀書若學專謂讀書則孔子亦何異於百工技藝而徒言不行且並百工技藝之不若矣

原學下

先生於學貴大體必求所以然故詆世儒爲學而不思不思博之何所取文之何所用卽不明大體也

先生當漢宋二派交爭之際不入其門戶而獨倡事理之論卽所謂持風氣而不徇風氣者也信撫曰吾浙此時文人習氣正如患虛損耳阮宗伯爲學使選以十全大補之劑對症

藥也然阮公江南人也江南方患停滿之症如得檳榔枳實亦更當有進境大抵風氣所趨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凡以云救劑也令人但知水濟水耳說林篇亦多此義然先生所謂持風氣者乃謂自具真知勿隨俗要譽耳非矜奇立異也王陽明常言勿隨口附孔孟反之心而安雖非孔孟吾信之反之心而不安雖孔孟吾不信焉此卽先生所本教學者以真知耳豈可誤解謂陽明不信孔孟乎

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蔽此亦論諸子之大要諸子之可取者精也後儒之不足取者僞也以合統分是橫觀此是縱觀先生專力於史於此二者皆未竟功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博約上

十四

答沈書存遺書中較此爲詳先生之學雖專明大體而亦貴專門後世稱之爲史家亦以其專精於史法也若以言大而業小相譏則非也

章炳麟謂文史通義遺害甚大後生讀之但知抵掌談六藝諸子繙閱書錄而無所歸宿此弊誠有之皆坐不讀博約篇耳豈得謂通義遺害通義者提綱挈領之書本不謂學盡於此書也

漢學家得失可以此篇爲衡專經專史發前人所未發豈不可貴東塗西抹掇拾瑣屑亦自謂爲攷據家何學之易也先生正惡橫通豈可反謂爲遺害

學固不廢記誦王伯厚之搜輯亦自有得力處觀漢制攷序可見然何義門已詆伯厚不免詞科習氣矣考據家習伯厚之風好搜僻書而釘餽無主腦此文正爲之而發吾嘗謂劄記書多而學衰

所謂天性卽質性篇所論所謂至情卽切時切事而生者博約下

性情喻於憂喜憤樂所以爲言也理勢達於窮變通久不隨風氣也

言公上

言公一義連接原道自先生始詳發之其初不過欲明班非文史通義識語卷上

五

矯馬諸子書出於其徒二義爲史與校讎之要義旣推而擴之遂無所不通矣

不以文字爲著述故未嘗矜於文辭

第一段詔令之公言事同條卽尙書非紀言之理

第二段詩之公詩文言刺大夫而序則言刺君爲朱學者斐不達此也朱晦菴解萇楚樂子之無知子字爲指萇楚宗毛學者非之亦不達此也主文譎諫豈可執哉

詩三百篇可指其撰人者不及十所謂不因是以爲名也

第三條論語之公古人引書不但不著書名并有改竄孟子引孔子語或與論語詳略殊此固所聞於曾子子思非引論語然孔子引書孝乎爲孝爲今本古文尙書所無論者以證

古文之僞然攻古文者多据墨子墨子引書亦有同引一條前後詳略不同者此何可以泥論孟子引完廡指階葛伯仇餉攷據家以爲逸書之文亦不著所出也

第四條諸子之公攷據家好攷僞書其論諸子幾於無書不僞張香濤至以古今僞書攷爲讀諸子門徑皆由不明先生此論而誤認某子爲某人手撰耳吾已詳辨

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晏子春秋皆記晏子事豈告子萬章之類此比擬大誤

鴻烈之解淮南之書本止名鴻烈解乃高氏注之名此誤

第五條史之公馬之書成其爲通古之體班取馬書又自成其爲斷代之體猶體大衣大體小衣小而不妨裁大衣以就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六

小體也

第六條經學之公吾論經學謂漢儒未嘗不知大義特不著竹帛無可攷耳宋儒必謂其但知訓詁太易言矣

言公中

通義豈徒論文史之體哉由通義之言天下之書可焚者多矣吾嘗妄意治世者當立著述條例治經治史之徒小小攷定止許作劄記不得注全經全史非有宗旨非見聞徵實不得作小說談理學者不得作語錄無學問寡聞見未嘗預國家之事閱盛衰之變者不得刻詩集無首尾之詩話逞小慧之雜記皆不得作如此則古今之書籍可去其半吾先大父徧注六經自著書十餘種而高弟弟子無著書者有一二注

易者皆斥以爲不必或謂槐軒之學所以未廣傳者由文儒太少夫聖道在力行豈必著述哉

孟子莊子皆自言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是論文論著述之要義重其所以爲言之義詳於此篇

先生議論多遭人竄取故有此論同時竊者不可攻後來則龔定菴蔣子瀟皆竊而不自名今人則徃徃從之出而反攻之

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 楊朱不近名法其書存於列子不存於韓子

言公下

樂府增減古辭乃由以辭就聲與韓公之刪月蝕不同唐宋

文史道義識語

卷上

七

刪改前人詩句以入己詩尤不勝數俞理初常言此等當並存不可分優劣也

蘇武答李陵書前人論者紛紛得此而定吾已申詳之於誦文選記

賦論同源數陳之體固宜設詞非論乎六代諸論如辨命絕交非兼賦者乎

史德

三長之論此爲最詳記誦以爲學近世之史攷也辭采以爲才沈蕭以下之陋史也擊斷以爲識宋人之史論也

龔定菴尊史一篇舉善入善出二義與喘瘰二弊其文甚詳卽從此出但未論到德耳善出者識也善入者學也喘謂不

能出而徒記誦也竊謂不能入而遽擊斷也

盡其天者各如其分也後之爲史者豈能如孔子惟有各如其分以待論定不敢以私意擊斷雖有議論勿過方板故馬班無峭嚴之論先生論史貴用意而貴德又如此足見其持論之周密矣

此所論者乃作史時之德未及讀史時之德作史必先觀事亦與讀史同其要虛而委蛇善入而不輕斷卽道家觀變之術吾已詳言于他書各如其分不用氣恣情二語亦可該之詩三百篇正所以範其性情于正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意入于春秋故春秋家貴有詩意徒編排者無詩意也知不徒編排而妄用其情與氣又豈得爲詩教哉此義先生以前未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六

經人道孟堅稱史公爲小雅巷伯之倫窺見史公得詩教深處後人不知也小雅怨怍而不亂豈妄憤怒哉史公之書非

憤怨吾已詳說於太史公書知意
先生之意非但求真益知作史之不能無情氣也今之論史者偏主客觀而援先生之說以相證者非也

章炳麟云史德一篇謂子長非作謗書將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語亦諦審至謂微文譏謗爲賊亂之居心竈知史本天職君過則書不爲訕上又述朱元晦語以爲離騷不甚怨君則是屈平哀歌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職類能爲之何當與日月爭光哉按先生不以德之失中爲言而以悻君謗主爲說是立言不純處然此篇固名史德也非謂史無刺乃謂

非以謗爲刺非謂騷無怨乃謂非以謗爲怨詞雖未嚴義固
有別所辨甚微不可執膚見以非之也

史釋

此篇明掌故記注之重一切文章皆歸於史無空言無空理
卽原道原學之義勿誤認爲尊後王重成法

舍人偷日用而求學問精微 此句尤要但看上二句則疑先
生與近世談經濟者同或且譏其爲紹興幕友氣習矣

史注

劉子玄補注一篇明注之善而亦未推及其用此篇乃明史
爲專家之學法外有傳與申鄭篇連與劉氏意殊漢以前經
師所以不多著竹帛周秦諸子所以雜出其徒皆是專門法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外有傳之故

六

同文而異述 失真也 此是論諸子縱觀橫觀兩要義

五代史記注論者以爲歐公自撰而託無黨宋羅泌路史亦
自注而託其子之名

傳記

此篇乃爲今史部中之傳記義例而作

論校雠法總括羣書四部未分之前惟經與傳記而已尊者
爲經卑者爲傳記後世乃分爲經解史傳耳後世四部旣分
而雜史小說傳記三門出此入彼紛紛滋議論矣

先生修湖北通志以紀事本末體爲傳遂爲妄人所詆其辨
詳於湖北通志稿

身非史官不可以作傳之說出錢牧齋顧亭林曰知錄卷十
九及姚氏古文辭類纂序目引劉海峯皆有此說不知別傳
漢時已有之東方朔別傳班孟堅已見之班作東方朔傳去
其奇言怪語奇言
傳所載也且專傳彙傳皆沿國史彙傳既可作專傳何不可
作顧氏據文章緣起謂傳始于非有先生不知緣起乃偽書
非有先生乃設論非傳也又謂御覽書目所列別傳所以別
于史家誠是然豈得謂非史不得作傳哉又謂柳于段太尉
不曰傳而曰逸事狀以不當史任按柳本掇遺事以上史官
故不稱傳而稱狀狀本上於官之名非謂不當史任也
近世作傳者多自稱舊史官尤無謂

生存立傳猶所謂書事耳書事固不必其死矣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章太顛名大來山陰人毛西河門人邵念魯名廷采餘姚人
請益黃氏二雲之族祖亦嘗從學西河著思復堂集爲先生
所最服膺黃萬至章邵之史學念魯實承而啟之詳吾所撰
先河錄此辨語見太顛後甲集中書邵念魯先生傳後太顛
卽以非有先生毛穎李赤梓人圻者爲說而念魯駁之愈人
者秀水陳燿辨例在湖北通志稿中

習固

此卽原學下篇之義教學者以眞知毋泛論又教學者立論
雖奇須歸於實乃矯宋儒以來之流弊惟持此義故能以聖
道統諸子而不泛爲排斥此類圓識亦自陽明傳來讀先生
書者當留心

安於推極之是非是宋以來儒者之通弊觸類動思而見其所謂誠然是諸子所由起

先生之論皆初以隱微創見而細觀則推至堯桀者也不從

其創見委曲求之而但舉其推至堯桀者爲說則徒大言耳

朱陸

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 此通篇大旨卽不離事而言

理之義得水器之喻而益明

知其意者 至 交相爲厲 此卽論諸子之大識先生由史學而

得之先生本王派而不非朱其學本務實又當漢學盛興之

時故有此識

前半指康乾間非陸王者後半所謂今人則指戴東原本有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書後明言之此本未收見遺書中先生與東原不合然亦不

沒其長東原出於江慎修慎修獨宗朱子以徽派考據家爲

朱子之後起是先生特識

仁山白雲僅守章句潛溪義烏則務於文失朱子之宗旨全

謝山已言之

攷據家之學後密於前此說極當近世漢學家亦不甚攷朱

子其初所以攷朱子者特風氣未開欲借以成名耳提倡漢

學者數人皆從朱子出廬抱經錢竹汀劉端臨朱武曹雋理

堂皆不非朱子段茂堂爲東原高弟而篤守朱子小學顧千

里校勘大家也而好朱子語類阮文達亦極稱學部通辨朱

文正家學出於高安朱文端亦朱子流派也

今之黠者亦指東原其口語爲何今已不可考

文德

章炳麟曰其陋者自撰文德以爲新奇不悟論衡已有斯語
論衡佚文篇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
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詞無文德之操
文氣出於魏文典
論而徒推本韓蘇何其厚矣古人也按北齊楊愔已有文德
論豈但仲任一語然未倡論之先生已自言矣未嘗於才學
識之外言德也劉勰乃昌論文心心之論則始於陸機也
蘇轍乃昌論文氣文氣之論則始於曹子桓論文不止韓愈
也然則論文德自先生始耳何必以前此已有爲譏議之論
哉

此篇所論與史德相同敬卽不得已之義恕卽心知其意之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義心知其意必虛與委蛇矣

論通鑑綱目語四庫提要有此說

文理

歸方評點史記桐城家珍爲至寶震川于史記神氣非無所
得其例意數條已足然已不可盡信以其過於空幻也至其
每篇圈點是爲多事又以好奇眼孔推測史公徃徃以不奇
爲奇若方氏之評則猶多發明史公意旨可導後學

先生論文專主有物故於專求形式者極非薄之千古文家
罕能當此彈劾論文主真情本黃梨洲黃梨洲嘗曰今人胸
中無整段書描寫歐曾一二轉折便自謂成家梨洲緒言亦
多見先河錄

文集

文集無當於校讎法而後世著錄不可少此一門其實從子部引出會合辭賦唐以前無有以單篇經說入集者六朝史子之流皆不入文集議禮之作亦別爲書單篇之論亦多本單行隋志可攷故昭明選文惟取沈思翰藻者王儉七志變七略辭賦之名爲文翰蓋其時雜文已多不止賦矣然猶主翰藻阮孝緒七略改翰爲集而隋志因之以當時多稱文集較文翰爲渾成耳其所謂集亦實止翰藻無經史子三門闕入也此乃文集未濫之先學者宜知至唐人而論著傳記乃無不入集矣先生湖北文徵序略曰傳記爲史氏支流論撰乃子家別派前人各爲著述不以文集標名惟是銘箴頌誄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之篇答問連珠之作演爲九解擬及七林乃以比興附庸混合詩文爲一此數語極簡明

新書之名始見隋志非始唐集目又古書初出多稱新語新書猶今市肆言新出書也說詳文式

詩教篇曰魏文撰徐陳應劉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按劉向集楚詞遠在其前此說殊忽略近人陳士廉曰漢武使所忠求相如遺書已爲後人編遺集濫觴按此亦是求一家之文耳無一家別集之名也

此篇所言要當知其意而執之以辨後世之文耳若取後世文集而強目爲某家言則不可蓋彼已全無家法也先生和州志藝文卽用此法強配甚不安已說於續校讎通義

阮孝緒改王儉七志文翰爲文集說在序自云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阮錄已亡而序目猶存廣宏明集中先生殆未見也

楚詞之名誠與別集總集不相稱此論自正然後世沿此目而不改者以總集諸家之文亦自劉向袁屈宋諸家始先生乃謂楚詞爲屈原一家之書則猶泥認漢志之分著屈宋而忘劉向之兼取諸家也

文心雕龍誠非總集隋志以評文之書附於總集亦猶爾雅五經總義之類附於論語唐志誤會并牽史通史漢異議則妄矣此自門類未精非文集難定專門之故且史評固不當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五

入文評自當立專門先生之說殊混史抄與異義已別文士

傳與文章龜鑑更顯然不同何至混合

篇卷

信據有一條與此詳略小異蓋卽稿本故不引證

周保緒晉略六十篇但以冊數不分卷數卽用此義

天喻

此亦原道原學之餘文

先生之學校雋目錄史志義例皆主於各如其分所謂盡人以求合於天也倡目錄之學於目錄學不講之時明史例文法於史例文法凡猥之時救漢學委瑣之弊皆所謂前略後詳前無後創前習後變

故學業者一節 先生由校讎史法而見御變持中之道後世
多止知其校讎史法耳

師說
先生之學無師惟學古文於朱笥河而其學又非笥河所授
至其所謂隱相授受殆卽指劉向父子與鄭樵乎行事不可
盡法數語殆卽指劉歆耳

假年

此博約篇之義

王石臞父子治聲音通段之學凡所讀書皆以助其聲音通
段梁伯子治史記凡所讀書皆證史記琥珀識語中切已者
二句最直切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感遇

此篇自慨之記

辨似

此亦博約下及文理篇之義是先生知言學之大義
理之初見云云 此一段卽習固篇之義

韓退之言去陳言乃謂去陳意文必已出之論乃借樊宗師
而發之耳非果以樊文爲不剽賊之準也黃梨洲論文管見
論之最詳確

先生之論曾被人剽竊而失其旨故有未段議論未段之說

與原道遙

說林

此篇多是原道原學言公辨似諸篇之義而以合統分之大概識此篇最明合卽原道所論分卽質性所論各得其所卽合卽分

首段及末二段最精要

道同而術異 韓非子本學老子列子乃僞書混入楊朱說晏子非墨子所述皆不可舉以爲例

文字期於如意故孩提嘔啞爲文章著述之最初

方志篇無傳而外篇存其大略家史篇無傳而氏族表序例可以當之遺書又有沈氏家譜序例

良醫當實甚而有反慮之憂 此與天喻篇中數語同卽道家之精而先生不自知也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五

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 豈獨文字之學躬行化氣質亦然

五味之調條 先後當其弊之已見而同時則正居相反之位所謂好古者條 此卽道家出於史官通古今之變之義

天下有可爲半條 此卽公私之大義

風會所趨條 此論世之大義與博約下原學下通亦卽取諸子之義論風氣論質性是先生知言論世之大綱吾已多發

明

王公之僕圍條 先生書中多論當時漢學家之弊此及上條

尤明先生之學向歆卽因當時專陋之風

所慮夫藥者條 此篇累以藥喻益見全考視凡言皆藥

知難

學問文章條 專提識字是先生所獨用力

先生在當時雖爲巨公所賞而徒喜其文之雋多詫其論之高故有此作亦以發揮心知其意之義後來文家亦有喜此篇之辭美者矣而卒罕知其全書之大義信乎知之難也

釋通

此篇專論史法乃先生之大計不可通者各歸其分可通者歸於大原不可通者勿強通可通者勿自蔽此卽吾所謂分合乃先生學說之大本亦卽此書之所以名爲通義也

舉經部通義名目未備唐志誤以五經通義爲劉向作前乎班氏者尙有數家攷在文式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班志之通後世罕知自劉知幾卽以失斷限議之前人已有所辨者詳漢書知意

梁武通史之例後世罕有用者惟近世陳允錫有史緯四庫入于存目用力甚勤亦有意旨惜不盡當

史抄之目雖始宋史而其書六代已有之隋志入之雜史明人好纂類取前人書改竄而易其名皆妄學馬班者也

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皆有取也而合分詳略之間卽有不同亦猶班書武帝以前不能不用馬文也

南北史立諸家傳之當詳見外篇永清縣志列女傳序例

各有裁制 此數語最精須知其通中之不可通而後能知通也

劉知幾譏後史外國傳之抄襲舊文然彼不抄襲又無原起故知通史爲善

讀易如無書以下四句此所謂不通之通也音式與文同

橫通曰太古無文字書無目而爲人妄假賦之式音

此篇譏當時目錄板本之學世來抄錄其書亦必

首段卽說林之義人謂此意蓋百二十篇

縱者通源流之稱可出於前子皆應學又前合坐出與

列傳者此篇與彼篇爲列非謂每篇數人爲列也黎純齋選

古文于史漢列傳中但錄一人者則去其題之列字且自著

爲例不知淮陰侯李將軍一人亦稱列傳也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天

三藏法師與三河道士皆猶五經博士之稱非特賜嘉名先

生失攷

三百篇論語孟子皆不以義標篇名蓋篇名固不關輕重其

篇中之意可以一二字該者則不妨標一二字其不可該則

竟以首二字名篇可也故荀子有勸學又有宥坐也史公書

篇名不盡篇中之人亦卽此意蓋百三十篇通如一篇其事

互見讀而知之不必詳標也後世零條雜記之書亦必標數

字爲目太可厭矣更有本書無目而後人妄追加之冗沓乖

謬失其本意者尤爲可笑鬻子晏子篇條皆有冗長之標目

亦唐宋所加蓋以策括之法施之於古書也

戰國策亦有多名劉向定著爲一卽從質之意

呂覽騷賦之稱皆始太史公

古之文集皆本無名著錄家則書其姓而加官或名字觀隋志可知唐宋名人猶多不立集名而後世卽以姓謚稱之有別號者亦卽以號爲集名

標志集名六代已有不始中唐先生失攷其立名之異陳士廉子集流別攷甚詳可以補此一集而分無數名目則始于宋人歐蘇集之分內制外制應詔皆以體分不可非也楊誠齋詩集則以地分矣

易序攷其次第書序撮其大旨詩序注其本事馬班之序兼易與書淮南法言但用易義後世單篇之文前加文序者則出於詩攷次第者以序爲目之用防後人之倒亂也王定甫不識古書義例乃妄謂太史公自序爲後人僞作已辨於知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五

意

一二之無說自法言已然

此謂史公本紀法十二公史公恐無此意分割秦紀別有用意莊襄以後旣爲紀莊襄以前自不得仍爲世家故并爲紀而分割以別之前人譏之不知其不得已也

尙書爲因事命篇之體此義自先生始明觀多方多士可知若如孔穎達十體之說則何不曰多士誥多方誥耶禹貢者言篇中所載乃禹治水之事洪範者言篇中所載乃箕子所陳之洪範也非以貢範爲一體也此與典謨異典謨猶某本紀某書某列傳也洪範則猶封禪平準也世本居篇作篇乃

書志之神但以居作爲名而不云居書作書亦卽禹貢洪範二字名篇之意也故知尙書爲因事命篇之始然後知其篇名亦與諸子之名後世紀事本末之標目無異也觀其篇名而其非記言愈較然矣此爲先生所未言吾特發之

魏文侯受經于夏本屬儒家平原君則班注明言朱建實齋專研漢志何乃并注而忘之宜乎遭章炳麟之糾也國策中所載言聽計從之效多抵牾不合皆策士所造

莊子載孔顏問答不盡寓言

聖賢不著書孟子七篇乃孟子之門人仿論語也陳蘭甫乃謂爲自著而反詆後世以爲門人記者爲不知戰國文體假設問答不知非寓言無有假設問答者諸子問答之辭何嘗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假也漢儒以孝經爲孔子自作誤以儕於莊屈之體矣公穀傳設爲問難不著人名豈孟子孝經之比耶

王充本無宗旨亦不守儒殊不足責

質性

何氏鈔本此篇題莊騷王編目此篇題性情王穀膝復先生

書云質性篇題欲改文性亦似未安不如竟題性情乃得

原注

言史德者與史才史識例耳言文性則不可若云文本于性則語未渾成若云因文見性亦未醒豁若言文亦有性則大非矣質性二憂至樂至者情也毗陰毗陽者性也能性其情字亦近生詞

則利貞卽狂狷之進于中行似與尊者命意較合按莊騷似是原名文性之不安亦非如王氏所言此篇雖爲論文作其義實不止文也此篇所論實是氣質不止感情亦非善性情

仍不如質性之妄加質于性性字自如常義不至混也
論質性爲知言之根本此篇精要不下原道原學不止拔後
世文人之病根而已雖論撰述實不止撰述吾因先生之說
而推發多矣

第一種卽習固篇所言第二種三種悖於文法者也

點陋

宣城梅氏丹溪朱氏云梅傳在杭太宗集中朱傳在戴九
靈集中先生撰湖北通志劉湘燈傳備載其著述目錄乃特
筆表微之史法與文集殊

論書序極當宋儒誣之固過甚漢學家必以爲聖賢作亦不
通之論吾已有專篇詳說

文史通義釋識

卷上

三

因論敘事之陋而謂著論宜有序蓋卽立言須切時切事之
義後世史論體盛乃往往奮筆施評於古人質性篇所謂鄉
愿由是而繁矣

末段乃指袁子才彭尺木王蘭泉曾發子才之醜然猶未及
先生陳義之高也尺木二林居集上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
房文集書末曰凡古人碑誌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孫之陳乞
而漫然爲之者漫然而爲之則吾言旣置之於無所用又無
子孫爲之徵則其人之木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傳聞剽緝
紳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傳之異日眞僞雜
採是非晉亂不如舉而刪之爲得計也王蘭泉蒲褐山房詩
話袁子才一條曰孫君淵如又謂其神道碑墓誌銘諸文記

事多失實予謂豈惟失實并有與諸人家狀多不合者卽如朱文端公軾岳將軍鍾琪李開學紱裘文達公曰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予與岳裘二家之後俱屬同年而穆堂先生爲予同年房師李少司空友棠之祖曰予兩至江西見文端後裔詢之皆云未嘗請乞亦未嘗讀其所作蓋子才遊屐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爲志傳以驚暴時人耳目初不許信今傳後也

秘異

此篇以明通義一書非故爲求異

鄉愿固非矯揉亦謬此是實齋平正處

此篇亦原道之餘義先生由校雠而得共由之義又由其由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而得平常之義

秘俗

始作之者云云 凡一文體初起內容必狹稍後則變而廣凡

賦詩詞曲皆然

凡先生論文皆本於質其揚扞古今 極奇極紛皆不出此

誥勅自明乃成定式宋人各自爲文此非冠男醜女之比各

爲文可寓勸戒故全謝山有請復兩制議

申鄭

費陽本此篇題下有按語曰後荅客問上舊粘箋云此續通

志敘書後卽上申鄭篇應將上篇題改云云頗疑續字費解

且原目未便逕易因附原箋于此按下篇明言假他人之言

殆後編次時改爲申鄭也續志卽乾隆中所修何疑之有
此及下三篇與書教篇同爲論史大綱此明史貴別識心裁
辭章攷據不可爲史名爲申鄭者以矯正當時之譏鄭者耳
實不但爲鄭言也

鄭小谷

獻甫

書三通序後曰議通志者世不乏人遵通志序

殆未見後得章典籍文史通義翔論學術家法謂古無私門
之著述所傳皆官司之典守心竊服其具眼獨校雠通義頗
駁夾溱之校雠畧似獨申鄭氏之書不宜又求鄭氏之間反
復尋繹彼此參觀而後知典籍獨覩之見皆出夾溱先開之
端彼不過因而推求原委貫通支派會合歸宿以成書耳今
取其編次必謹類例論觀之首云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
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
類人有存歿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忘云云此卽章氏
得間之處後來推拓盡致乃托於本太史六家劉子駿七略
諱其所出竝舉校雠諸論駁某純其實非先得夾溱此略縱
具典籍之學無由憑虛而造也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是則有
之然其從來不容諱亦無可諱也因附書此以貽善讀書而
自得者成斨按有專門之學云云先生何明引於文集篇且
先生極推夾溱爲之辨雪何嘗諱所出夾溱雖發校雠之說
而不能深知向歆馬班先生所謂文史大源多夾溱所未知
非夾溱所能包全書具在不可誣也其學本宗向歆非宗夾
溱何爲諱而託耶至於糾駁夾溱正以竟其功若謂此爲諱

則校雠通義又曾糾向歆矣又何說耶

荅客問上

鈔本釋通下注經字申鄭及此三篇下注釋通傳三字側仿管韓書此本削之殆恐其駭俗耳

此篇發明別識心裁甚詳欲知其實仍須求之馬班之書若徒指三篇爲訣則誠空言也

所謂獨斷之學仍是因時揆義求合於道之不得不然非妄立一說以標奇也此須合原道原學以觀之其論撰述記注之殊較書教篇尤明

荅客問中

上篇論撰述此篇論記注與撰述之異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易曰不可爲典要至悖矣此卽知類之大綱全書論文以此

立統

起居注與編年史之分卽比次獨斷之異後世目錄家皆誤

合爲一

馬氏之於比次亦頗審慎惟範圍不明類例不精

荅客問下

此篇專論比次

撰述家若善用表例卽可兼比次之長

荅問

此卽言公篇之說

劉氏點煩乃以矯後世之煩冗

方氏弟子劉海峯尤好刪前人文二人於文所見本偏以一家之說繩前人

古文公式

蕭敬孚^穆類稿跋文史通義曰章氏所論有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真爲千古名言後著作之家所當奉爲嚴師之訓也乃今觀其論蘇文表忠觀碑則又有不然者彼曰臣卞言制曰可爲秦漢之制宋時陳奏之制必不如是夫必先明宋時陳奏之式畢竟何者爲是乃能議彼之所以不是也乃於宋時陳奏之制漫無發明而曰與其用臣卞言何不用岳曰於制曰可何不用帝曰俞舍三代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此真盲人道黑白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卽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文集奏議所在歷歷可攷姑以杜韓兩集言之杜公上三大禮賦表曰臣甫言韓公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均曰臣愈言宋代諸名公集所載奏議無不如是其最昭晰顯見者莫逾於司馬文正公進資治通鑑表宋元刻本均載之一依當時陳奏原本格式章氏旣以一代史學自負博覽羣書豈於歷代陳奏之制尙無稽攷竝唐宋名人之集及司馬進資治通鑑表本格式概未之見耶抑已各有所見概以爲諸家皆謬爲做古尙未一一斥駁特於蘇氏此碑前後不遵時王之制反覆駁之以概其餘耶善讀章氏之書凡有所疑未見實據者尙應細爲決擇參攷之可也又章氏有云平心而論趙公原奏

未必如蘇氏之古雅似以爲趙公當日本有原奏蘇公爲銘
後來入集卽就趙公原奏點竄潤色之此又非也蓋趙公此
奏當日卽宜屬蘇公代爲主稿今趙清獻公文集并無此奏
蘇公以此事本趙公主名故仍存當日代爲主稿原銜乃至
當也至其文體本於史記五宗世家當時王荆公已賞識之
矣咸旰按蕭說非也唐宋人書奏表式表首具官姓名之下
曰臣某言未云臣謹稽首頓首奏表以聞疏奏則分劄子與
狀其首具年月全官曰某某狀奏或劄子奏右臣竊以云云
狀末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劄子末云取進止此眞唐宋名
人集中彰彰具在之格式表惟施於陳乞慶賀辭謝不用以
奏事乃唐宋一定不易之法趙公此奏必用劄子狀必不用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表卽表必不云昧死以聞宋稱勅不稱制表奏有批答亦不
但云可蘇氏顯然摹古何可回護蕭氏謂先生並唐宋名人
集及進通鑑表本格式未之見吾則謂蕭氏亦並唐宋名人
文集未之見也唐宋名人集中曾有用本奏事而用表體不
具官但稱臣某末言昧死以聞者乎唐宋人集中其載批答
者曾有限制曰可乎卽通鑑表末及神宗詔書亦曾有昧死以
聞制曰可耶若謂趙公此奏卽屬蘇公主稿則蕭氏揣測之
詞耳至於荆公之說則先生所已譏何又援以爲說豈竝史
晨碑百石卒史碑而亦未見乃吠荆公之聲乎

王小穀

端履

重論文齋筆錄卷十一條云居易錄載周中丞

說明萬曆中浙江某提學試士於鄞謁聖廟畢坐明倫堂顧

階砌古槐陰極濃鬱出一聯令諸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
匝地掃難開楊崑阜庶子應聲對曰紅杏出牆春色滿園關
不住提學擊節嘆曰子必狀元及第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
會稽章實齋先生深於古文法律端履偶以此條質之先生
曰說部記載無關文義亦不可草草如云試士於鄞鄞字當
作寧波以楊慈溪藉若僅試鄞士則楊不得與矣且提學校
士試寧波闔屬非僅試鄞也楊崑阜庶子當有時尙爲諸生
五字不然竟似庶子對提學言矣有是理乎會狀兩元當省
作狀元二字上云子必狀元及第下云會狀兩元則會字何
從雜出耶先君聞之戒端履曰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留心
自然精密不苟矣

古文十弊

第二段 俗忌一篇未見殆卽俗嫌桐城文家作墓誌徒仿歐
公無病而呻削趾適屨者多矣是必能辨文體者乃知之韓
之墓誌變體非正宗也而後多學之其病又不止削趾適屨
而已

第五段 首數語是論世之要義與說林篇風會所趨條同

第六段 全謝山集中多重複互見先生以爲非益因其已勒
成一家之書也

第七段 妄學頽土添毫乃歸方以來之通弊

居今世而欲備後世攷微二語 此與亳州志掌故例議中古
物苟存於今一段皆極精而明攷金石以補史反恨前史不

詳者讀此可以悟矣

第十段 明清以來選家罕免此陋以此知文家選史傳中奏議最宜審慎昭明不選正爲此也

浙東學術

浙東學術以史爲盛黃萬全邵以至先生確有淵源吾編先河錄備舉之矣

浙西瑣而密浙東宏而疏

浙東學術於朱陸無所專主而得於陸者爲多故先生之論多從陽明出

全謝山善論宋元儒無所專主皆以事功氣節高下之

善言天人

至切人事也

此黃萬以來之特色所以異於他王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三

門者亦即先生之根本見解

婦學

此篇爲糾正袁枚而作而舉義精大前所未有

不但以文藝爲學是先生宗旨以言容證詩禮前此無人見及

先生論學本於典章乃至論婦學亦然

此篇精要不但爲婦女言者在論詩詞曲卽詩教言公兩篇之旨論詞曲而詩教之所以異於書禮春秋可以此類推

容爲禮容錢竹汀養新錄已見及吾因先生之學以男學例

女學樂當德書當功詳認經論

婦學書後

古今一視是史家之識

篇末議論嚴而通凡先生議論皆然

詩話

此篇亦為隨園詩話而發彼書之妄前人已多言者別有詳記

詩品明統系之大義吾有專書明之先生以為不甚可曉未見及耳然昔人亦皆未曉

北宋始有詩話其體皆與雜記同不專說詩後世著述之濫以詩話說部為最甚稍能有始末者止數十家耳

傳奇歌曲雖變而不盡謬先生未深講

鈔本此篇尚有數條詆袁太露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五



北宋制言精... 卷上

具又耳然昔人亦皆未曉

結品世論家之大義... 卷上

詩

批微取... 卷上

詩話

蘇木... 卷上

文史通義識語卷上終

文史通義識語上卷補

潘次耕未修明史議曰自唐而上史成於一人自唐而下

史成於眾人成於一人者為之愈難其書愈善成於眾人者就之愈易其書愈不能精劉知幾之論五不可吳縝之糾繆八條其言利弊詳矣按此猶言眾人牽制之難而未知眾修之止能整齊不得不拘守成例也

加三三十四葉
答客問上後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上

四



史成於一人者為之愈難其書愈善成於眾人者就之愈易其書愈不能精劉知幾之論五不可吳縝之糾繆八條其言利弊詳矣按此猶言眾人牽制之難而未知眾修之止能整齊不得不拘守成例也

文史通義識語卷中

雙流 劉咸忻 鑑泉著

外篇

方志立三書議

外篇諸序例乃先生史學所見故本名曰志隅其中傍見側出無非史家要義吾於論史諸書中之詳矣茲復略著其要此篇爲序例之總綱而論六藝流別亦三教篇之要刪別爲一書義例自可少寬此乃仿三百篇也三百篇所載多及民間細事亦不盡與國家相關也

州縣請立志科議

此論比次與荅客問下篇同義是先生方處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惟分者極其詳云云 此是先生根本觀念非徒論志

地理統部

此篇駁洪甚是而立論未安部院二字乃指所兼兵部都察院銜不兼銜則不可稱部院矣州縣者所轄之地爲州爲縣也部院者非所轄之地爲部院也不可以州縣爲比若以行省無正當之名如漢時州稱部之例運言部可耳必謂當稱部院則非矣行省布政使司者行省官與布政使之衙署也故可以借以名其所轄之地若部院則非巡撫衙署之名不可借也巡撫既藉京銜以爲名稱安可復借京銜以爲轄地之稱耶鄭小谷文集監司統部辨已駁此篇附鈔於後其文曰黃帝畫天下爲九州至禹而名天下以九州雖時有變更

皆此地也周末之天下乃以國計秦初之天下乃以郡計其後郡大而州小郡同而國異然漢時仍分爲十三州統以十三部唐之疆宇等於漢改十三部爲十五道其監司則曰觀察使或曰廉訪使又曰節度使宋之疆宇小於唐又改十五道爲九路其監司曰轉運使或曰提刑使又曰鹽運使曰道曰路無分九州名目爲軍爲府猶領九州疆界也至元而以京朝內官監司外台曰某地中書行省而秦漢所謂州郡者無所係明因之改稱布政使司而唐宋所謂道路者益無歸於是稱統部者窮於詞而舉監官曰某省曰某司名之不正無怪乎詞之不文矣顧元人不曰省而曰行省明非朝中之省也明人不曰司而曰使司明非朝官之司也而當時第曰

省不曰司蓋直以元人之省當唐宋之道路而替漢人之部矣明時修一統志稱各省爲各布政使司國初修一統志亦稱各省爲布政使司非不知巡撫之職已統方伯之權也顧其名雖疆吏其官本京衛侍郎稱部兼御史稱院亦如布政之稱使司耳章實齋謂不可稱十八省使司當稱十八省部院且云其自作古文於某省必曰某部院省文則曰某部諸省必曰諸部院省文或曰諸部此則妄以爲從時而誤之甚者夫今之巡撫猶明之巡按漢之刺史而其權則隋之總管唐之節度也使漢人作文於統部不曰某州而曰某牧唐人作文於統部不曰諸道而曰諸使尙得謂之文乎昔人謂作文者地名官名宜從時其說是也然窮則變變則通言亦不能不

中節以不可通之詞施於不可解之處則無論摩古從時皆非也夫唐虞以來之制至秦而大變漢唐以來之制至元而盡變如一國號也唐虞夏商周秦漢唐宋皆地也而元以後則私撰矣一王號也汝南淮南東平北平汝陽汾陽亦地也而後則別製矣稱州稱部而稱道稱路再變而稱省稱司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按此篇論宋人制度猶有未確處茲不多辨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和州志是先生所撰諸志之最後者亦最得意之作以御史職證百官表說本於隋書經籍志先生諸志序例舉義多本隋志而不著所出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三

六代官名之書略記事實似傳記非全無記姓名之書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

按遺書上篇末題石原譜中篇末題右致用下篇末題石通變

先生修和州志後又撰湖北通志義例尤精此三篇後則合爲湖北通志氏族表序例見遺書吾縣古志無傳今志太陋宋世人文最盛而泯沒無考惟賴元費著成都氏族譜存其大畧可見此體之貴費譜乃所著蜀記之一篇其識亦向來所罕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後世之圖重風景而輕實典顧言林已詳言之田賦書

按遺書每段未有標題首段考圖次段定體三段著例
史志掌故專書統書公牘私論體各有宜分析極細

劉後邨敘曾子固元豐續稿曰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
丁夫齊州糴米斗合戶口福建調兵尺籍員數條分類列如
甲乙帳微而使院行遣呈復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
麤言細語有不可得而廢歟俞理初癸巳存稿書河南府施
志後曰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
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
沉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
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按
唐大歷中以租庸調爲兩稅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

軍進奉之類大歷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并存雲
麓漫鈔云唐定二稅諸色科歛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
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是再增酒
麴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貽害良農宋史蘇軾傳上神
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歷時定租庸調爲兩
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
吾郡休甯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
錢歛州港洪狹小量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
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卽是計米輸絹也是唐宋時盛
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行致賦役重出惟一
讀書之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琳碑朱弁曲洧舊聞趙

善賧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不知已併復旁采舊名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消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爲通品者元平南宋併其征稅食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故夫稅目因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之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兌康熙雍正年間有大沿革非草野及書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曰臬文編有荅邑侯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勻田畝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方牧志併丁於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光坡爲文貞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上諭云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爲雜辦者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說出辦原由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以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載道之文載此而已古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而謂之古文格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興惟韓愈歐陽修曾鞏谷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

不顧也吾黟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人格調者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按遺書每段末有標題首段原道次明時三復古四家法五例志

此篇總論校雠大要甚簡明而所主復七略之說則未安鈔本有藝文書大略其門目全用七略非定論不可用此本僅存敘例故惟見其論之精吾已詳說於續校雠通義

論考工記極明周官者總書大要猶後世之會典考工記者專門細則猶後世之各部則例

首段是先生入手處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六

蓋之爲言至之原也 後人譏劉氏所推爲不確而排之者

此可以息其喙矣然則先生之復七略亦取其意而已

聞以部次治書籍二句 此是校雠大綱

糾班書并省之失亦未當說在續校雠通義

別出互見兩義詳校雠通義創而有弊已說于續校雠通義王吉別有專傳乃班書董仲舒夏侯勝皆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太平寰宇記中所立文獻名目乃地志之附條地志但應載地理山川風俗泛及文獻始於華虞要是附載賓主有分不可與州縣志源於國史者同論此義先生始詳發之見後大

名縣志序

以治績爲重故名曰政略論政不論人也此亦史家列傳不以人爲綱之義

略本訓疆略引伸爲概略黃石淮南張溫皆取概略之義張溫書乃史鈔裴子野乃撰述之史此說顛倒魚豢亦取疆略之義或取概略之義鄭樵之二十略則因全書名志而避志稱略也

和州志列傳總論

此篇論列傳之源流最詳宜與傳記篇合觀知此乃知紀傳之圓而神乃知後史之傳方板無法乃知史傳不以人爲綱領乃知史公百三十篇班史百二十卷首尾爲一篇乃知後世論史者紛紛謂某人當立特傳某人不當立傳某人不可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七

無傳皆皮相盲論不足與言史也先生論史法者以此爲最著最要知圓神之義乃知太史公左氏尙書非但淵源相及其法亦無二不然皮相者曰尙書紀言也左氏編年也太史公列君臣爲紀傳也若然則尙書一部文集左氏一本曰注太史公百三十篇碑傳耳何以謂之史耶

首稱志曰猶稱太史公曰也淺人觀之將謂何不稱序曰論曰耶

合傳志爲一蓋以古者官書大典乃稱經其餘存之外史及諸小者皆稱傳志故紀傳家用以爲緯體之稱而後世州縣史書稱志

小說亦可爲傳子家亦稱傳傳之名廣矣乃後世雜書皆稱

記而不敢稱傳豈非知一十而不知二五又妄解之曰傳者傳其人也古人之意從此亡矣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備載文獻非但記人物而亦以傳爲名馬班而後告朔餼羊其在是矣乃後世目錄家不以爲怪亦不舉爲說何耶

司馬遷曰云云 此撮史公大旨最簡明吾已申於知意

論世之學類次之法卽圓而神後之淺者則曰傳其人也某當傳也某不當傳也豈不謬哉

低昂時代衡鑿土風 此是史家縱橫二觀

情有激而如平二句 此卽古史之不明褒貶而止見其微意後儒不能知其意遂謂馬班是非多謬於聖人矣比興出於詩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春秋家貴有詩意卽此也凡讀先生書論史法處必熟詩七

然後春秋作七字然後知其所謂圓而神

異撰忽爾同編 此乃所以明其源流得失也全謝山經史答

問謂班書某人不當與某人合傳某人當與某人合傳吾已具駁於漢書知意其餘持此論以訾謗前史者尤多皆不知銓配之義而但執九等人表之橫格以相繩者也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班陳二家微意前此無人知之且多以爲譏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按遺書此篇末題石原史

注儒林傳體云云 依先生之大義而推之史家立傳本皆以

事爲綱不以人爲綱不止儒林等標類傳之名者也標與不標固無異撰異之同爲列傳之一篇耳史公張丞相傳謂之丞相御史大夫傳可也班史楊胡朱梅雲傳謂之獨行傳可也王貢兩龔鮑傳謂之逸民傳可也史公大宛列傳班史改爲張騫李廣利列傳然亦著大宛之始末也以人名篇與以事名篇固無異也後世史之彙傳則因沿前史預立名目官大者則入專傳官小者則入彙傳儒林文苑竟爲遁逃之藪矣

前志列傳序例中

按遺書此篇末題石辨例

因時制義 此四字乃立彙傳之本旨後史之彙傳乃廣名目

文史通義議語

卷中

而已

九

前志列傳序例下

按遺書此篇末題石申志

和州文徵序例

蕭統選文之先詩賦乃因文集一流本出辭賦與經史子殊自序明言以沉思翰藻爲斷後人紛紛議之非也特不當先賦于詩耳先生以奏議爲首乃文徵之體宜然亦非論文之定法也凡先生所編文徵之門類皆取與志相應耳非統文體而論之也

徵述之名亦文徵之體宜然論文體則無是名也蕭統撰文時已有傳記特以劃在史家不與文集相混故不錄之此正

其高於後人處

晁氏之譏彥和固非先生之說亦未析論道經邦乃論字之始見非名文爲論也論語乃名文爲論劉氏自論文名非攷字也

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知紀與表志傳爲經緯則無疑於項羽之立本紀矣紀與經同義訓紀爲記者非劉子玄乃謂年由己立乃可爲紀後世遂泥於編年不知皇甫謐帝王世紀不編年亦稱紀猶三代世表不可紀年而紀世亦可稱表也

班固不達其意云云 毛刻漢書乃稱本志他刻不然未必孟堅原本也序傳中亦無本志之稱此駁輕下矣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十

永清縣恩澤紀序例

官史是記注時政則有撰述之功起居注與實錄亦記注撰述之異

紀傳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 此二語極精大綱細目互見複書當通觀乃知之

創論紀外記天子之事爲傳不爲方志言也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表可兼志體如班書百官公卿表上卷卽所謂仿周官之經者也志則不可用表體方志但有班書下卷之體何可名爲

志耶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表乃列傳之敘目立表而傳可省顧亭林朱愚菴萬石園已詳論之此語則朱萬所未見及然萬氏之歷代史表亦多是傳之所有非止補傳之所無矣說詳史目論

永清縣志世族表序例

魏收正坐不知立表故傳中詳書世系以存譜牒反爲後世所譏說見史目論

徑寸之鑿云云此與立三書議類例不容合一一條極知類之能事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班之命名溝洫乃與河渠無異王益吾補注曾解之已錄於漢書知意此所糾未當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十二

沿革亦須圖否則至到無攷昔人志地者皆忽此所以糾紛不明說詳雙流足徵錄地域攷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馬書年代甚遠商周年代無六官法不得不自立條例漢世九卿尤與六典出入難於分配班氏亦不得不自立條例若依官爲書則漢世當依九卿豈得參錯以配六典耶先生惜其於各官掌故未能盡括其要固是爲後史言若概謂師心殊爲過詆六典之法唐以後乃通行耳而猶有支出不該者先生於亳州志例議亦云天官平準猶存漢官一二遺意矣爾雅乃名訓書經之別記非書志之體也鄭樵以爾雅之義法補馬班可耳概謂書志原於爾雅則妄

先生於他篇謂史志體止括要此又以意存所重爲非似不
免於歧出此論分篇立目彼乃論述文也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以六藝之法論列傳最允益列傳爲史之緯體無所不包綜
一代之萬有而分爲眾篇故六藝之體備焉可知列傳之起
乃由合而分非如後世官修之傳徒備一人之始末由分而
合也盡事物之理故不以人爲綱懷千古之志故須合前後
不以一節之得失一人之是非爲概此卽所謂疏通知遠後
世紛紛論某不當入貨殖某不當入游俠汲黯不當儕鄭當
時袁盎不當儕晁錯皆言論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十一

元和志寰宇記皆地理書體非方志隋唐以前有地理書無
方志後世方志乃國史之分非統志之分說詳後大名縣志
序闕說已引於後

國史之地理志書志之一端也統志之人物地志之一門也
專門志非史地志之倫也統志則專門地志之大者也州縣
志書非統志人物之倫也國史則州縣志書之大者也

以品類立傳名馬班甚少益以明一種風氣之源流非邪正
之目也班書王貢傳不稱逸民范乃明標其目文苑列女亦
范所增然班未嘗無文苑范特以人多而別立至立列女則
因馬鄧臨朝之故相時立體所謂事重於人也後世史官間
有此意宋史立道學意同黨綱明史創立流寇土司皆不得

已而立非預立高下之目以爲龍蛇之蒞而依格頓寫也自魚豢魏略標爲純固清介諸目已誤學馬班後世沿之益不足論若純固清介可以標目則何不預立宰輔卿寺守令忠臣奸臣邪人正人庸人之目而以類收之耶說詳史目論史原兼采善惡後世方志存善而諱惡是有法而無戒矣豈所以爲史乎啓甄秀才論志第一書亦賞論及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取備一朝之風俗事類不必備一人之生平旁見側出此爲左國遺風

何法盛中興書有琅琊王錄陳郡謝錄濟陰卞錄引見李善

文選註錢竹汀謂南北史取法盛例是類族之篇又非李延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十三

壽所叙矣近人誤譏延壽吾已有專篇雪之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太史公書所取雜說多相矛盾取既未盡當則棄亦可知以是知闕文之要先生所發眞史家要義特折衷非精義者不能未易責之常人耳

心事難明一條卽因削明筆之義班書東方朔傳則因筆明削之義但施於一人則易取少棄多則全載所取尙不費力如零碎散見之事疑而不能決者必不能備書別裁闕訪所以尤要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國語載言 先生已見及此吾說在舊書別錄中

文選多存緣起未可與文粹并議

數典攷證之文當與論著同類戴記乃副經之記白虎通義乃三禮之總義風俗通義則論著也因其可證書志而附之傳記固與徵實二字相符若通論文體則當別出矣本乎官禮者惟掌故政書爲然後世攷據書則非矣

分別過秦辨亡與後世史論之異是也然史之論贊與過秦辨亡又自不同一乃附屬之體一乃綜合成篇也若養生博奕則呂覽六論之遺養生本自爲一書見於隋志猶與諸子不異蕭氏雖未別過秦養生爲二然以史論贊與諸論別爲二則猶有識諸子單論史論贊三體中多當辨別先生亦未
能細察吾已詳說於文式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十四

嗜好多端云云說宋以後劄記之病最當東坡云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便可成書後來則又以掇拾攷證爲長皆先生所深惡

班表有古無今別自有說前人已言具詳漢書知意此篇所發明乃爲後史立法非徒護班匡班
亳州志掌故例議

此篇與永清縣志六書義例並觀乃不至誤會彼文掌故事書與史志異專書中又有總分大細之異如周官與司馬法攷工記士禮是也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外紀之外對國史本紀爲稱年譜卽表也攷則用歐陽五代

史記之稱以避志字和州志永清縣志則稱書

論收文之法甚簡明此但就必不可不收者言以清藝文一門之陋耳尙未議及文徵也

答甄秀才論志第二書

太史公加論於傳中卽在正文中非別出爲論之一體也今史記刻本多妄提行割裂脈絡篇章篇別出一贊雖稍涉求備而不苟言蔚宗所撰則太靡漫矣論後加贊卽始蔚宗劉子玄已議之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來駁書意本模糊文章之道固不止史而此論撰文輔史豈謂文章皆史耶四部九流之入集乃後世之變此論撰文輔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五

史非論文集流別固不暇與辨也班范兩史之外豈僅李陵一書旣爲輔史豈得謂風雲月露選事與史各是一事謂兩書相輔豈論兩事之興壞耶所舉以駁者皆持之無故不相當對答書亦未與詳辨也

以易爲子與易教稍殊蓋是初年之語

駁詩史之說者乃楊升菴非誠齋

修志十議

議標題中言立傳標色目之弊此卽後史誤學馬班多立彙傳門目之弊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文體猶器也其詞猶器所盛也盛無一定而器有定無定者

生於質性不必斤斤有定者卽當講求通義所講卽其有定歸方諸家則於無定者探茫茫索冥冥矣

錢竹汀書方望溪文後曰望溪以古文自命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便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耶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有五桐鄉桐柏桐廬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

此篇所論皆古文公式也攷守令長已成通稱至於妄造官名如大銀台都閩府參戎則皆古無其官也文人大都不免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文人之書妄摹史筆學人之書專矜攷據辭人之書好飾藻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七

采說家之書喜掇瑣屑

近代攷據家所修志書以精博著者大抵纂輯之史耳

修志概用舊文亦多聖礙焦里堂與伊墨卿書已詳論之已下舊聞乃專門地理之書事體不同也

論學校錄樂章之不必載與谷甄秀才書不同

大名縣志序

此論地理專門與方志異及歷代志家源流最明讀諸志序例當先知此

閻氏困學紀聞箋云萬斯同季野曩謂余云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予初駭其說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足重在此一州內或無人物或僅

姓名貫趾卽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悟書自有體要苟其事其人無關地理不容闕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郡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鑿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輔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按閩氏此言乃爲地理專門言然知地理專門之不重人物則方志之非地理專門甚顯廣徵文獻乃始摯虞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序言之甚詳閩章均未及攷踵事增華不始寰宇記也若方輿勝覽及輿地紀勝乃爲四六詩賦而作者彌不足論若夫輿地類書又與輿地志此篇乃借發議論其實大名常德荆州石首諸志皆非先生志法之全也此數篇後刪合爲湖北通志序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七

書姑蘇志後

守溪初成此書以示楊循吉循吉視其標題便謂不通曰姑蘇台名也台志耶府志耶

書灤志縣後

陳氏所著諸書四庫多已收瑕瑜互見先生未之見也

郭青螺者郭子章也二人皆明中葉之染王李習氣學無體段而好大言摹古者

卷中終

文史通義識語中卷補

方靈臬苞雜文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篇曰萬季野質余以所擬明史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子於吳會間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缺焉毋乃資人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尙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爲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略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誼事跡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無可附 則惟據實錄所見散見於諸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中

六

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余感李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并著之以見爲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達國家宜著爲功令凡讜言聞於國實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册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庶輕重不失其倫 加在第一葉州縣請立制科後議

文史通義識語卷下

雙流 劉咸炘 鑑泉著

提要

先生嘗曰專門名家旨無旁出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文集

先生之學有本有末自成系統而通義數十篇散見錯出讀者

罕能綜貫今取諸篇要語集為一篇闕校僂者不錄已有專書

也欲讀先生書者必先通此苟未通此而於枝枝葉葉從違毀

譽必無當也

道公也學私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器之私者也天者何

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林說

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故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道無所為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

然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原道

自古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

盡同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

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也原道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經解古人不

離事而言理易教道不可以空談文不可以空著無空理也無空

言也史釋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原道六經

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

一書以為明道也易教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六經皆器也原道述

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孔子學周公而已原道述而不

作易教皆取先王典章經解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

爲明道也

原道

效法者必見於行事

原學

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

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

浙東諸子學術

諸子

百家起於思而不學

原學

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

朱陸

古者治教無二官師合一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

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

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

原道

諸子百家不衷

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

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

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

易教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

書教

戰國始以竹帛代口

耳實非有所僞託也

詩教

同聞而異述者見畸而分道也源正而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

史註

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

皆可以達於大道

橫通

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

朱陸

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

道者諸家皆可存

說林

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

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出於古

者某官之掌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弊學者苟能循

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詞淫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

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所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

有其趨之莫他歧也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

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未有不博而能約不約而能

博者也博約世儒之學起於學而不思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之

開也必有所以取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徹所貴君子之學術

為能持世而救偏原學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說林風氣未開學

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

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天喻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

之憂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

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

而欲恤樵夫之力也所以持世者存乎識所貴乎識者非特能

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三

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說林

知學先須知人知人先須自知雜說

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詞而私據為己有也言

出於我而所以為言初非由我原道立言之道在於有物文非徒

誇聲音采色以為一己之名也原道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

而不可拘於形貌詩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詞工拙又其次焉古

弊十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難知不知古人之世不

可妄論古人文詞文德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說林一言

而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有所不能也辨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

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言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

重必有不同者辨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

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質性氣得陽剛而情台陰柔史德毗陰毗陽是宜剛克

柔克質性凡爲文詞必敬以恕文德

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釋通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質性各有

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通橫學

者之要貴乎知類易教書有體裁文有法度與王明府書有專門之書即

有專門之體例刑志廣地廣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

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聞以部次治書籍

未聞以書籍亂部次也刑志廣地廣後世之文奇衰錯出其源皆出於

六藝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賅故推之而皆得其本詩教

古人不著書易教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教古無私門之著述志方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四

立三書議未有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

詩教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原戰國之文

章先王禮樂之變也九流之質多本於禮教必兼縱橫之詞以

文之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咏之文皆本於詩教詩三代

以後離志言文州縣志科議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其源出於

詩教詩教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

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傳記論撰諸品者古

人始目之爲文方志立三書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詞章

之學興詩教

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藏

往者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者欲其抉

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書天下有比

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

比次之書欲其愚問答惟分者能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

無恨州縣請立志科議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

練其事史科德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斷之以義而書始

成家乃能傳世而行遠方志立三書議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

求事文之末也言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大

筆而著之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因事命

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也文屈曲而適如其事

事萬變而不齊書教別識心裁發凡起例申鄭所以通古今之變而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

忽人之所謹微茫渺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問答不可拘於

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書教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史

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方志立三書議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永清縣志

輿地圖 序例

郡縣志乘卽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

其體截然不同大名縣志序

今之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

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六經

皆史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仿

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

苑之體而作文徵

方志立
三書議

辨惑

先生嘗曰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十不得一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

難知

古今書籍雖多不外記事立言子史兩種集乃子史之流不能並立經乃子史之源而或認爲子或認爲史章先生開宗明義便言六經皆史卽是認定六經本體今文經學家謂六經皆微言不爲顯用是不獨認之爲子且認爲寓言顯然不合然六經經孔子訂定是孔子之學卽在經中章先生明言先有史後有子於六經皆史句下隨卽申明曰古人不著書古人不離事而文史通義識語卷下

六

言理是謂理卽在事 中史卽有子之用不意古文經學家因矯今文家之誕說遂謂六經記事不爲化人六籍只是古史陳賧與孔子學術無關孔子刪定六經祇是整齊故事其功比於劉歆此與今文家言各走極端皆不可信而反借章先生之言以證己說於是學究之流雖不宗今文家者亦因惡極端古文家而并惡章先生又不曾詳讀章先生之書未窺其全體展卷而見六經皆史四字便詆爲荒謬幾欲加以非聖之誅甚可怪也夫馬遷之書有意旨甚顯然亦自謂整齊世傳彼之作百三十篇豈與劉歆輯七略同耶章先生論史尙以有子意爲貴豈謂六經全不關孔子學術古文家以夷六藝於古史爲己功何不思史亦非但記陳賧至於孔子之與馬遷乃聖與非聖之別其

書之體固同學究者又以儕周孔於馬班爲章先生之罪彌可笑也今爲設數淺喻以明之六經皆史猶言堯舜皆人耳若謂是儕周孔於馬班是猶謂儕堯舜於凡民也謂章氏言六經皆史使孔子失其尊則孟子言堯舜與人同亦使堯舜失其尊矣六經皆史猶言八駿皆馬耳若謂是儕周孔於馬班是猶謂儕八駿於駑馬也謂孔子六經必迥異於史則猶謂八駿必龍鳳麒麟螻蛄然也用椰子厚觀八駿圖說意六經皆史猶言子思臣也耳若謂儕周孔於馬班是猶謂儕子思於王順長息也論語非經而尊之爲經猶孔子非王而尊之爲王耳論語體實與諸子同而孔子不儕於諸子六經體實與諸史同孔子遂儕於諸史耶六經皆史猶言九歌皆詩耳若謂是儕周孔於馬班是猶謂儕臯益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七

於李杜也後世詩體不盡如九歌而九歌終非無韻之文後世史體不盡如六經而六經終非諸子之流也後世目錄分經史爲二部正如集部之分楚詞總集二類倘謂經與史有同有異是猶謂楚詞總集有同有異耳後人自眩於四部之目遂視經史二名若人禽之區分宇宙之對立大可笑也凡今所說皆甚明白不審世之讀章先生書者何乃大驚小怪若是又今文經學家之必認經爲子乃由建立孔教之說推孔子爲教宗專其門戶遂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寓言此與章先生原道篇之義正相乖反夫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而今文家必以爲作其是非尙何待多論孔教之名亦似是而非繹原道篇可以知之其精語曰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今文家乃

曰若六經皆古史則孔子無一椽之庇不知孔子固不須此一椽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者天地人神所共由非一人所專立聖人自率道又率天下以率道固不必有著述使孔子生周道盛時將并論語而無之無論語亦聖人也何希乎千載後人爲之爭此一椽也諸子自名乃必據一椽以樹幟耳大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容孔子本不與諸子並立今乃以一椽局之使與楊墨爭是非尊孔乃小孔耳

別嫌

先生嘗曰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之言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濶故籍紛綵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耶人心不同如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八

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辨似

明末新繁費密著弘道書其說或與章先生相出入而實不同不可不辨也

費氏之說亦如當時諸儒由反空談心性而起其破除道統之論謂古者政教無二官師合一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非事業外又有道德此與實齋略同者也又言君臣將相行於通都大郡之中者是皆儒道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所載士農工賈所遵守此爲吾道實事中庸山林幽簡之傳行于一室者名曰二氏徒靜坐養心性此則含糊而偏謬矣人偷日用不止如上所舉宋明之談心性者又何嘗廢此無心性又焉有制度實

事宋儒之所講者根本也徒執粗迹以非之豈有當耶宋明之談心性者豈常教人去都邑而處山林耶書禮則實事矣詩樂之教豈徒治事歟實事則可謂之庸矣中又何說耶費氏所著諸書皆以中自標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豈實事制度耶章先生之言器卽器見道明事不離理不謂心性之可廢也其論止標事字見道之無乎不在未嘗列舉某者爲道某者非道而劃心性與日用爲二也先生之學出於陽明陽明固以所謂大本貫日用豈廢日用哉清初諸老先生攻宋明儒者實皆未嘗深究學之大體本未徒激於末流之空幻時政之亂廢而爲憤言非果能與程朱陸王相對壘也費氏與李剛主遊其說亦顏李之說耳自章先生觀之乃所謂矯之或過者耳費氏又曰道非後儒宗旨之所謂此亦似是而非也章先生曰道公也學私也道固無乎不在而學固各有宗旨無宗旨乃不見道章先生以大道之公統宗旨之私此其所以方而圓也費氏則務欲以畫一之法整齊一切其武斷又何殊於道統論哉費氏之可取者在於尙論與辨質性之說尙論之說曰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歷代人才不一天下原非可以一定不移爲衡宜百務精當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輒憑枯竹衡量古人忠恕之道全乖又曰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其質性之論口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洪範傳曰父用三德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沈潛多者

狷高明多者狂不可偏廢有人問程朱陸王異同之辨費氏以此說衡之曰後世學者性本沈潛子夏氏之儒也說而變焉自以爲近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沈潛者皆從而和之謂其合於聖人不知其爲沈潛之非高明也此論則與章先生暗合尙論矯宋人之弊知者猶多如何義門等是質性之論未有如此之明者惟費氏之論通者僅此其他則方而滯淺而肆與章先生迥殊吾懼學者誤以章儕於費也故特辨之
密子錫璜貫道堂集章先生曾見之文集中有書後取其言事不言理之說謂開近日攷據之風論切宋儒之痼疾未見
宏道書也

較新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十

又七又

先生嘗曰天下之言本無多也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辨言
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言公

美利堅人魯濱遜著新史學在西方爲前無古人而吾國人亦頗推奉之不知其說有淺有深淺者劉子玄之所已言已爲中國學者之常談深者則誠子玄所未有而鄭漁仲章先生所已發明也章先生所發之宏識彼多未知故其言時不免於偏謬吾國人輕其家並好學而不深思遂以爲新耳今摘其語以補章氏而附辨其偏焉

魯氏之書先撥棄前史家之謬所撥者凡七一隨便包括人名地名二偏重政治事實三喜述最不通的事四又撥以前諸

史以歷史寓宗教五以歷史爲文學六以歷史爲教訓七以歷史爲哲學實例文之異史不獨章先生明言之劉子玄已詳矣偏重政治亦自陳范以降始然左氏乃限於體耳馬班不爾也好寫奇事同於小說及宗教史觀偉人史觀則尤無有矣六經非宗教太史道家班氏儒家皆非宗教太史亦非偉人史觀皆甚易明而今人多誤認其餘三義則有可商史而止錄人名地名中國無之然表體則固與紀傳相輔者魯氏乃曰乾燥之大事表并無多大價值此則偏矣未知方圓相備之道耳其非教訓主義曰歷史知識不是因爲過去可以供給吾人行動之先例乃因知道過去便可明白現在情形爲行動之根據此亦似是實非魯氏止知進化論耳根據固要先例亦何嘗無之所謂先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七

六七

例固非重演摹仿而已也其非哲學史觀亦不爲當以事明理理事固相發明魯氏固重求原理者引見原理亦哲學也但非一家學說與一種教訓耳西人好執一而概百魯氏懲之故排斥甚烈若吾中國古之良史其所執之宗旨固由觀變而得之馬遷明天道之恢恢班氏折狂狷之異趣豈如西人之狹隘乎魯氏述其史學之新法一爲批評材料加謹嚴二爲據實記載此皆中國所早覺知西人今始知之而執之又未免太過批評之極至於絕對懷疑古籍謂是他人報告而偏重發掘之迹求實之極至於極端排斥感情幾欲使史學如物質科學此則謬矣若必親知爲信則必使古人再生而後可即使親見親聞耳目已不無變異況筆之於書焉得離感情耶彼縱不聞章先生

史德質性之論蓋不聞心理學者之說乎世無絕對之客觀魯氏亦曰人類過去現象異常複雜吾人無直接觀察之法又力辨史學之不能同於物質科學其說是矣

魯氏所建之義凡五皆甚確當一曰廣材料其言曰我所謂制度是就極廣義說包括過去人類思想動作之方法以及政治以外各種事業與風尚歷史上無論何事無非是此制度之表現史當爲無所不包鄭漁仲早倡之矣但未知風尚耳魯氏亦僅於此言風尚而未知風尚之貫於諸事也章先生所言則進於此矣二曰重普通其言曰史之目的研究公例不是研究例外又曰歷史家往往盡力將人類和平時代大部分進化陳迹故意埋沒述了此回擾亂卽跳下去述彼回又論新成績之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十一

一曰注意微小的普通的與隱僻的重要又曰現在總沒有人能專心描寫歷代以來一般學問之狀況哲學史神學史往往限於各著名思想家之學派而不注重當時一般人流行之思想此卽論世之說也章先生之言詳於此矣三曰知綜合其言曰無一種人類之利害是離他種利害與狀況而孤立者在生活與變化之進行中異常之互相錯綜又曰歷史家始終是社會科學之批評與指導者又曰人類這樣東西斷不是科學分類的總數各方面固然可以受分類的研究但研究全體進程者就是歷史家此言可謂精極卽章先生戒多立彙傳論馬班書通爲一篇之義也四曰重源流其言曰無論何物應該看作有一個來源同一個發達又曰追溯變遷程序的事業是一個

最有興趣的問題此卽史遷所謂通變章先生所以斤斤於源流也五曰求原理其言曰政治史所述不是狀況實是事業所以據時間非列起來異常容易又曰史家從此以後不但應該研究事實的然而且應該研究所以然所有歷史要成爲建設的而且教訓的該都有史心貫注在裏面不應僅僅集了許多原料就算了事又曰向來著述家還有一種習慣就是爲事實而記載事實我們細攷一下就知刪除例外的和偶然的變故詳述那種可以說明歷史真理的事情而且有一種極簡單的原理可以決定那種應該記載那種應該刪除史心二字乃魯所自標近於章先生所謂別識心裁撰述意旨者矣惜乎魯氏不能深知風氣之根本而其所謂原理者不過進化論故其所注重者徒在物質如其說則史止是事物發明史耳此與經濟史觀之舉一廢百何異止知物質是西人通病殊不足責世之學者或將疑魯氏所說乃科學定律其性普通而章先生所謂別識獨斷似猶未免主觀不知章先生所持實能盡分合之能事因時而變而歸於不變由特殊以達於普通所持者圓圓故能盡西人之物質定律乃誠不能盡歷史之狀況而不免於削趾以適履耳魯氏舉新觀念之一曰一種天然定律的研究同應用然又曰歷史所研究是人人的紆曲方向同人的無定欲望所以要想歸納到一定律裏面好像無希望是亦未嘗不知其不能也卽以進化論言之已不能解釋一切矣而吾中國道家史學之精者見始知終所操者簡而能該章先生之所謂天與

道者恢恢大哉疏而不漏夫豈生物學之定律所能比擬乎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十四

文史通義識語卷下終

文史通義識語附錄

章實齋先生傳

實齋先生生平行事僅有譚復堂追撰之傳復堂雖宗先生之學而未能通貫故其言殊簡略胡適編年譜先生行迹乃略具然於學術宗旨淵源不能有發明且多誤說吾既撰文史通義提要明其說之條理茲復綴取遺書而論其宗旨亦猶班書錄馬揚之自序也

先生撰汪泰巖家傳曰吾鄉山水清遠其人明銳而疏達地僻人工不修土之所出不足食土之人秀民不得業則往往以治文書律令官府爲幕客蓋天性然也按先生識力之長卽存明銳疏達明銳故能探原疏達故能知類胡適謂先生不脫紹興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一

師爺習氣此非所短正其所長且所謂明銳疏達乃在能見大體兼深與宏而能整齊統一浙西之風博而失之碎不統一徽歛之風深而失之纖不宏願惠江戴與黃萬不同較可見也今人周作人先生之鄉人也常言近三百年文藝有兩潮流以浙江爲明顯姑稱爲飄逸與深刻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洞徹與措語犀利毛西河是深刻一派之代表西冷五布衣顯然是飄逸一派袁子才與章實齋正相反對此所舉乃浙東西之區別也然前之一種浙東亦有之若無幽玄奔放之姿則深刻適成過度之嚴整與徽歛同矣犬抵浙東之風方而兼圓嚴而兼寬惡鄉

原而取狂狷此陽明所以異於紫陽黎洲所以異於亭林而邵
思復之史旨尤爲顯著先生承之而加完成故能明統而通類
家書三曰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
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烏乎非偶然
矣

先生特著浙東學術一篇明其重史異於朱派又論徽欽之學
出於朱流蓋以相形而著也所謂浙東學術者詳見於遺書邵
與桐別傳曰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
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於浙東又爲與桐母袁孺人墓志曰
鼎革以來浙東學者本姚江王氏蕺山劉氏之傳砥礪名教崇
尚節義搜羅逸獻遺文蓋大萃於龍山甬江之間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二

浙東學派緒論

之開啟先生者吾別有先河錄詳之

先生同志惟邵與桐於前輩尤推與桐族祖念魯

名廷采著
思復堂集詳

見於與桐別傳家書三曰祖父

此謂其父
應城府君

平生極重邵思復文

吾贊景仰邵氏而媿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
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
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
也而根底則出於邵氏亦庭訓也先生遺書晚出而邵集亦不

顯故論先生之學者皆不及其承 邵氏王穀賡亦僅云學古文
於朱笥河沈雒醇茂過於其師而 已見兩浙輶軒錄補遺獨徐樹蘭跋文
史通義謂先生生於浙東邇祧思 復上祖致良蓋徐氏本先生
鄉人刊傳邵集者也

先生之學識不特不出於朱氏亦 且爲邵氏所不能包蓋然其
根本則實在於史惜其志未克遂 家書六曰吾十五六歲雖甚
駭滯而性情已近於史學塾課餘 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
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又曰二 十一二歲縱覽群書於經訓
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 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
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 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
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歲時所筆 記者今雖亡失然謂諸史於
文史通義識證 卷下 附錄

三

紀表傳志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 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
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家書二曰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
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 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
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 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
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 相合蓋時人以補苴學績見
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 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
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 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
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 意而強爲者以謂舍此無以
自立故無論眞僞是非途徑皆出 於一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
爲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爲之者鮮 前人尙有爲者至於史學義
例校讐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 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故吾

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僞託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蒲闔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弟子門人爲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爲世人所知餘卹琥脂按此謂餘姚史致光及族子廷楓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斯獨無意乎嗚呼先生欲修宋史而不成二雲又早歿一時好友如端臨懷祖皆治經學穀膳無所成名龍莊勞於簿書餘卹琥脂及諸子皆終無表見遂使傳志無傳後之論者影響模糊皆以子玄相擬豈不惜哉

乙丑十一月十四日後學劉咸忻記時寒月照檠上此篇本非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四

傳體而無以爲名姑名爲傳矣胥石託先生爲撰文先生與一書說其質行又與一書謂是仿韓退之太學生何蕃傳此亦可爲援據也

不知二書又早歿

一書曰文誠微論對脈皆實錄學錄錄其

意未始遺其業爾輩於斯獨無意乎嗚呼先生欲修宋史而

未及終其業爾輩於斯獨無意乎嗚呼先生欲修宋史而

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弟子門人爲之左右前後而道始

不孤今吾不爲世人所知餘卹琥脂及諸子皆終無表見遂使

傳志無傳後之論者影響模糊皆以子玄相擬豈不惜哉

乙丑十一月十四日後學劉咸忻記時寒月照檠上此篇本非

文史通義識語

又按先生之學同時人雖不能推宗而頗竊取其說如阮文達
論文龔定菴論史皆顯因先生之說汪容甫述學原本今本乃以雜文
之議論大略極似先生汪氏年譜係於乾隆四十二年而先生
校雠通義已於是年成書張皋文富陽縣志例說亦與先生同
先生於乾隆甲申卽與甄秀才書論志例皋文方數歲耳此
猶竊而似者其竊而失旨者先生固屢歎之矣

文史通義戰語

卷下 附錄

又四

家藏而心善其辭而夫言者夫夫固風漢之矣

夫夫依神劑甲中館與煙香木書館志附錄文式漢苑且此

林園散義曰介辰羊與香散學文富圖總志附錄衣與夫士同

之詩論大瀾錄心夫士五五平譜給介算到四十二平而夫士

論文龍宜基館史音臨因夫士之譜玉容甫並學風本合林

夫夫夫士之學同朝人編不強辭是而融錄其其請取到文

章實齋先生身後遺書沈晦近吳興劉氏刻其藁本搜羅大備
此刻出而諸零碎印本皆可廢矣然亦有小疏失廬江何氏藏
兩通義鈔本較通行本多江建霞標据以刻為補編在靈鷲閣
叢書中其篇題亦有異處劉刻未取校也浙江圖書館活字印
行遺書在劉刻將成時文集中有江夏縣學改建忠義孝弟祠
碑記一稿文中有余承乏江夏語蓋代人作而劉刻獨無之活
字本亦從藁本出而編次乃與劉所据不同且有勝處劉刻亦
未校也

先生韓柳年譜書後曰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
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
文史道義識語 卷一 附錄 五

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此先生之卓識故先生之文皆有年
月其著述本用流水簿冊見西冬歲春志餘草跋活字本下猶每篇注原
冊之名今并集中有跋者數之可考者凡三十種以時名者二

十四 辛丑年錄 壬癸尺牘 癸卯錄存 癸卯通義草

甲辰存錄 戊申錄稿 戊申鈔存 戊申秋課 戊

申秋仲序記雜文 庚戌鈔存雜文 庚辛間草 辛亥草

辛壬刻後刪存 癸春存錄 癸五錄存 甲乙刻稿內 丙

辰山中草 戊午鈔存 庚申雜訂 庚申新訂 庚申錄稿
以地名者三 郭上草姑孰夏 碑誌 傳記 雜類 惟活字
本於行本通義所有則不載劉刻全刊原藁此等注應全存乃
竟刪去失之甚矣釋通申鄭答客問何氏鈔本題分經傳乃仿
韓非子屈原賦之例和州志氏族表輿地圖藝文書序例本分
數段段後各有名目如右原譜右原史之類乃仿鄭樵校讐略

法而用文王世子爾疋釋天諸篇之式今通行本則皆無之先生之告戒後人者後人即以施之先生之書嗚呼所以有知難之歎也

先生之書生前既未手定而一世寡合知己落落所稱許者自邵二雲氏外惟餘姚史餘村攷光族子琥脂廷楓皆未定其文

其子反以託諸不知宗旨之劉子敬姚春木故今通行本頗多漏略今劉刻全据蕭山王穀膝宗炎手定之本王氏乃先生親

託之人然其所見未深此刻之目又與其復先生書見附錄所說

不同書以兩通義方志略例史籍考攷錄爲內篇四目其餘銘志敘記之文錄爲外篇華絳序稱王本

多與先人原編互易則劉姚所定亦未必全非也今原編已不

可考大體自以王定爲較當惟類例未精學者尋求貫串猶苦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六

其難今就其目區分標注並取文集外集之論文史校讐者選錄附於兩通義外篇低格書之

劉本凡例已論者今不說目下原按語亦存之今注則加按字爲別

文史通義內篇六卷 按先生姑疏夏課乙編小引云得通義內

外二十二篇是自定內外也立言有本編

曰古人著書凡內篇必其立言要旨外雜諸篇取與內篇之

旨相爲經緯今觀王編內篇亦不盡爲經要如古文公式同

居賦諸篇是也而外篇反有經要

之言如立言有本雜說上中下是也

內篇諸文除論經原道外應分三類甲論史如釋通申鄭答客問史釋史注傳記諸篇是也乙論學如原學博約宋陸所見橫通天喻假年博報說林後半雜說前半是也丙論文又分三種一論文本如文集文德文理說林前半雜說後半二論文義法如古文十弊點陋俗嫌三論文式例如古文獮獸之如易貫串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禮教按此篇之作最後附錄王氏復先生書論編次通義有云禮教禮教篇已著成否春秋為先生學術所從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原以追闡董江都劉中壘之緒言猶思早成而快睹之也此言似望作春秋篇不知先生固非說經所謂本春秋者謂紀傳家法耳書教篇已論之矣奚必強足六篇哉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經解上

經解中

經解下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浙東學術

朱陸 附朱陸
篇書後

文德

文理

古文公式

王目無古文二
字今從浙本

古文十弊

辨似

繁稱

匡謬

質性 王目題性情今從浙本
亦未妥不如改為性情何
氏鈔本則題莊騷說詳識語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八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所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說林

知難

釋通 按何本注經字

中鄭 按此篇本名續通志敘書後見下篇
何本注釋通傳一

答客問上 按何本注釋通傳二

答客問中 按何本注釋通傳三

答客問下

橫通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士習 王目有
文缺

詩話 附書坊刻詩話後 題隨園詩話 王目書坊刻詩話後
作正目今依朱陸篇例附下題隨園詩話王目無今亦附
此

婦學 附婦學篇書後王目附
篇不載今用浙本附此

文集

答問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博雜 王目無

同居 按此篇本非論文史之作通行劉姚定本無之是也王氏編入內篇殆止以二字題故耳

感遇

雜說

文史通義外篇三卷

按先生與邵二雲書云郎通議墓志書後則通義之外篇也此可知先生書本有內

外篇而劉姚本以方志略例為文史通義外篇者非也篇當與內篇參今依三類標之論史者觀題已顯故不標外譜錄家譜墓誌之類內篇所無也又有評駁之作如述學駁文之類兼及文史校讐考證不專一義皆觀題而明亦不標餘則略標所論以便尋求

立言有本

丙一

述學駁文

淮南子洪保辨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論文辨偽

丙一二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王日有文錄

史學例議上

史學例議下

參史釋

史學別錄例議

甲

三史同姓名錄序

史姓韻編序

此二篇論姓名譜錄

藉書園書目序

乙

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唐書糾繆書後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丙一

此二篇書後

李義山文集書後 丙一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論年譜

書貫道堂文集後

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 乙

書耶通議墓誌後 丙三

朱先生墓誌書後 乙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王目無 按此論小學甚淺排本在外集是也

鄭學齋記書後 乙

讀史通

駁孫何碑解 丙三

駁張符驥論文 丙三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評沈梅村古文 丙一二三 按排本題注文史通義雜篇不知是否原注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丙二二三

墓誌辨例 丙三

通說為邱君題南樂書舍 乙

報黃大俞先生 參書敘

報謝文學 論小學

論文上弁山尙書 丙一 又論及家譜

與吳胥石簡 參傳記詩話又論家譜

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辛 甲

答邵二雲 參答問

與邵二雲論學

與邵二雲

丙一

與邵二雲論文

論時文

與邵二雲論修家史書

參書教

與邵二雲論文書

丙一

與邵二雲論學

參言公

與邵二雲書

乙

與史餘村

王目有文缺

又與史餘村

論志及人表

與史餘村論文

丙一

與史餘村簡

自論通義

與汪龍莊書

乙丙一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與胡稚君

乙

與胡稚君論文

論詩

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乙

此及下篇甚要

落沈楓樾論學

乙參博約篇

與陳鑑亭論學

參原道

報孫淵如書

中有校讐總目

與周永清論文

乙丙一

又與永清論文

論所撰方志當入方志略例

答周永清辨論文法

丙三

答周篔谷論課蒙書

丙一論學文

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蒙三簡

論學文

與林秀才 乙論說部

答劉質七昆弟論家傳書 丙三

答某友請碑誌書 丙三

與族孫守一論史表

答大兒貽選問 丙二專論詞章

家書一 論作劄記

家書二 自論宗旨經歷

家書三 同上

家書四 乙

家書五 論宋學參朱陸及邵與桐別傳

家書六 乙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家書七 參鍼名

雜說上 丙一二

雜說中

雜說下 均同上

文集選目

刪定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

文學敘例 丙一論學文

四書釋理序 論時文

導窾集序 同上 似是自作之書

葉鶴空文集敘 丙一 凡先生論時文皆穆於其本旨劉劄附錄中載臧在東丙辰山中草跋云有時文

序二首當刪之此不知先生者之言也先生並不輕視時文見與邵二雲書况如此篇之言與立言有本諸篇同為

經要者哉

劉忠介公年譜敘 論年譜

高郵沈氏家譜敘

金君行狀書後 丙二論作傳記

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 乙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乙

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 甲

與李訥齋太守論碑刻書 丙三

家譜雜議

外集選目

上朱中堂世叔 乙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丁巳歲暮書懷投贈寶谷轉運因以誌別 此詩中有評馬班以降諸史語詞雖

不工可作歌括

跋甲乙剩稿

跋丙辰山中草

爲梁少傅撰杜書山時文序 論時文

文格舉隅序 乙

趙立齋時文題式引言 論時文

秋梅唱和小引 論詩

跋香泉讀書記 論作劄記學文

跋屠懷三制義 論時文

跋邗上題襟集 論編書

徐尚之古文跋

丙一

跋陳西峰韭菘吟

論詩

跋王癸尺牘

跋酉冬成春志餘草

跋申冬酉春歸劫草

姑孰夏課甲編小引

參原道

姑孰夏課乙編小引

癸卯通義草書後

題朱滄湄詩冊

丙一

書箴贈史香海

乙

上辛楣宮簷書

丙一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與嚴冬友侍讀書

自道所學

與注龍莊簡

丙二又論姓名譜錄

與孫淵如書

論韓文

又答沈楓墀

乙即博約篇首所言

與史餘邨論學

乙

與朱少白論文

論原道篇

又答朱少白

乙

論文示貽選

丙三

活字本在

又與正甫論文

乙

活字本在

詠史六首

此詩類見

先生識度

補遺選目

論課蒙學文法活字本在文史通義外篇與周篔簹谷論課蒙書後

答吳胥石書參質性

又答吳胥石書丙三卽論前書

又上朱大司馬論姓名譜錄

答朱少白書申砭俗篇

其二乙參朱陸地志統部諸篇

與朱少白書三評古文

其四參朱陸

上朱大司馬論文丙一

答陳鑑亭丙一

紀年經緯序自序所作劉氏因題名章誤作張他處亦不言作此書疑非先生作按文末題乾隆五十七年

文史通義識語卷一附錄

是時先生撰史學別錄例議此文首論治編年紀傳之法與別錄說相通中言因胡維君之作而編之維君時方與先生同在軍氏幕中皆可證此爲先生作以止是備檢之書且本因他人故不自表耳章張偶然誤作不足以爲疑也

校讐通義內篇三卷按詩教注云詳見外篇校讐略蓋卽此書初意在續鄭樵書故沿其名且本爲文史

通義之外篇也

原道第一按此篇本名著錄先明大道論盡仿鄭書題也

宗劉第二論道論道

互著第三論道論道

別裁第四論道論道

辨嫌名第五論道論道

補鄭第六論道論道

校讐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漢志六藝第十三

漢志諸子第十四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兵書第十六

漢志數術第十七

文史通義識語

漢志方技第十八

校讐通義外篇一卷

論詩論家譜諸篇皆

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

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

天玉經解義序

陳東浦方伯詩序

元次山集書後

唐劉蛻集書後

書本者異排本是也

王右丞集書後

卷下附錄

七

按先生跋西冬成春志每草云己亥著校讐通義四卷失去原稿第四卷竟不可得

論選詩體例參韓柳年譜書後

按此篇排本在文史通義外篇今審其文主於論文與皇甫持正李義山集書後同與上篇及

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

東雅堂校刊韓文書後論編集法

葛板韓文書後同上

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論注校別行

韓詩編年箋注書後論詩

韓文五百家注書後論輯注書

讀道古堂文集按此及下篇止鈔原文略綴數語本劉記之文似不當立為篇也

讀北史儒林傳隨劄

論修史籍考要略此下王目有和州志藝文書例議今和志刻入外編故刪按王目有意當去文而仍存

其日以明互見之例不當直刪其目也

與邵二雲書論史考按活字本在文史通義外篇非也

文史通義識語卷下附錄

與胡維君論校胡稚威集二例論編文集

高郵沈氏家譜敘例

與馮秋山論修譜書

宜興陳氏宗譜書後

按先生言方志為一國之史家譜為一家之史文集年譜為一人之史此三篇當入文史通義外篇在此無義

文集選目

章格巷遺書目錄序

外集選目

跋江寧古刻今存錄

與阮學使論求遺書

與史桐園書論韓非淮南

文集八卷外集二卷

按此二種區分之意全不可求活字本與此本互有出入亦未見其是非也其宜入通義者已條列於上全目不錄

方志略例二卷

方志辨體

地志統部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王目無書字今從浙本

覆崔荊州書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王目吉甫作維祺無司馬二字今從湖本

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王目作畢制軍今從浙本

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王目作畢制軍今從浙本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王口祇作石首縣志序無上數字今從浙本

書吳郡志後

書姑蘇志後

書灤志後

書武功志後

書朝邑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

王目無縣字今從浙本

姑孰備考書後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王目上有和州志皇言紀序諸篇下又有湖北通志永清縣志敘錄各文今以通志已有檢存稿載於後和州永清則均刻入外編以避重複故刪其目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按先生與周永清論文書盛稱亳州遠過永清和州之書惜今不存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此與下篇雖論文選義例實以方志另立文徵是仿文選而作申明前書之意故類列於此

文史通義識語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修志十議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外集選目

與胡孚中兵部

補遺選目

答朱少白書三

論湖北志參文 史通義丙二 史通義外篇 與諸志序列次

修湖北通志駁陳燴議

活字本在方志略例中

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

跋已見前湖北官書處排印本係拆局中藁稿多

有例亂

又未成稿一卷

永清縣志十卷

按先生與周永清論文書曰永清全志頗恨蕪雜近已刪訂二十六篇為永清新志十篇差覺峻潔今數此本實二十五篇六字譌耶抑并文徵而數之耶刪訂之本則不可見矣

和州志三卷

按先生於乾隆甲午撰此志刻其序例二十篇單行名曰志隅有自序何本及此本均有字未上單撫台書即以爲費稱舊刻和州志例二十篇庚戌周永清論文書則云和州志已亡近日刪定敘論作一卷不過存初見耳按今行本通義外篇有此志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序例及列傳總論內氏族表前志傳序例均分上中下共十六篇而無志隅序何氏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三

鈔本則較多列傳第一序論列傳第十二序論藝文志各類序又氏族表前志傳序均多一段此本則又多列傳第十第十賦書均有正文首數段氏族前志傳序三篇各有二字題名與地圖序分三段藝文書序分五段亦各有名三本參差莫決誰爲當日定本刪存此書本以明義例第十及十一兩傳於明例無取何本似較是惟以卷數核之則三本皆不合通數此本以一圖一表爲一篇則止十二以何本合行本通義數之則爲十七若以行本通義依此本分段段各爲篇數義所有而分段如此本除去列傳總論恰得二十益序及上畢書皆止云序例不云總也庚戌所刪存即何氏鈔本與周書本云敘論故有列傳總論及諸篇首之序論而藝文書亦全存所謂存初見也此本傳載全文增多兩傳諸正文亦有首數段疑亦有意刪存然非兩刪定本之舊也胡氏年譜未審此乃謂何本氏族藝文政略與列傳四篇合通義刻本爲序例爲一皆不能別算列傳四篇又何可并算爲一耶

史考釋例及總目

劉本入補遺按王氏與先生書此本別爲一種次校讐通義後稱敘錄不稱釋例今別出胡氏年譜謂義例與論修史

籍考要略不同蓋彼爲草創時義例此爲成書義例故後者更勝前者此說非也要略乃工作之計畫此乃解釋類目分嘉慶之故本是也又謂釋例末云子既爲朱氏補經考因思廣朱之義按此則先生當有補經考之作此書今亦不傳此則非也先生補修史考乃託謝啟昆名釋例乃代啟昆語補經考即指啟昆所作小學考也兩浙輶軒錄補遺引朱宗炎馬實齋爲謝蘇潭侍郎修史籍考未就劉本補遺上朱大司馬書云昨桐城胡大學有書來伊不日赴浙云阮學使將與謝方伯合夥輯兩浙金石考又將在西湖設局借看四庫秘副補朱竹垞經義考中未輯之小學一門因勸小子謀浙江文副便取材料彼此互收通力合作之益必須閣下專書託阮學使爲之地步史考得藉杭州告成則秋帆先生必不忘人功力將來必列伊等銜名此書在畢氏未死時當在嘉慶元年與其年九月上朱世叔書相近皆託爲薦事且拳拳欲終成史考觀王氏語殆後謝氏已允以史考託先生故二三年間即在畢家取得殘稿而補修之謝氏小學考亦即成於嘉慶三年浙藩任內謝氏前爲河庫道時撰西魏書後爲廣西巡撫時撰廣西通志與小學考皆胡韻君代爲之雜君本先生契友先生常與商訂文字今這書中有與雜君書三首說後亦有具識語西魏書表例頗精殆亦嘗經先生討論廣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三

西通志成於嘉慶六年先生已卒其書雖不明稱紀傳表志而暗用其意蓋胡氏以所聞於先生者爲之其書於各省通志中最稱體例精善據家多濫用之而不知其原出先生考乃傳誤然亦足證謝氏曾任修史考也

先生之學在文史與校讐二者兩通義止議論耳其實施則方志與史考也故蕭山王氏編遺書以方志略例次文史通義後以史考敘錄次校讐通義後示二者爲先生大業惟是史考既未告成方志最後自得者爲亳州志湖北通志通志僅有存稿毫志則亡矣

其餘先生著述有序例存集中者曰紀年經緯曰文學曰導窾集皆無大關係之作

先生與邵二雲約撰宋史二雲書未成先生亦未著手又集中

往往道欲爲何書而曾否動工不可考者亦有數事與阮學使
論求遺書曰四書文固經解流別鄙人嘗欲彙輯古人名選佳
刻博采前輩評論故事仿詩品文心及唐宋詩話之意自爲一
書以存其家學信摭曰余嘗因時俗稱謂名義多訛欲從爾正
推廣其義爲之考訂人偷名實酌其宜古宜今有關於文字所
承用者以爲之法同人多仿其意而爲之有得有失亦未甚愜
也又曰余意上援尙書左國下逮陳范沈魏皆當標識義例著
爲體要論其宜古宜今孰當孰否自可撰爲一書但立體俱關
要義而隨常屬文古人原不爲成法者一概刪而不載丙辰札
記云余擬取春秋人物在一年表雖其生年卒年無明文者但
取其事見某年與同時之人概見於編年經緯之中按第一二
文史通義識語 卷下 附錄
項梁臣都制藝藁語稱謂錄可謂廣矣然例太不精阮公後在
粵合眾力修四書文話蓋因先生此言其書未成就序目觀之
固較梁勝然亦無銓敘流別之意鄭氏親屬記張氏廣釋親較
梁嚴矣亦未能精辨立法也觀先生閱書隨劄多鈔古人年歲
蓋亦欲如後來兩吳氏所爲編總年譜此所說無文概見之例
則諸家所未用而今之考諸子者所沿用也惟史例一書規模
宏大抑非先生莫能任後遂無志焉者矣

